



16760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一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論治道人材疏

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論事者未嘗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人可行也後世學者多指以過文帝謂其不能抗志遠大而限言者以卑少也嗚呼甚高之論詎可聽哉大不觀時小不揆事辯博之說縱之於三皇五帝之上而濟用之實常若玉卮之無當是果何益文帝戒釋之未為過也雖然文帝何不要釋之以至當之論而雅意欲其卑乎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此不為過夫高之與卑不相侔矣高雖不可縱卑固不可滿天下之理一溺於卑則事功衰廢流弊不勝言其失視甚高論者猶不帝也人主之聽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縱為甚高下不溺於太卑常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之趨向則亦何患乎言之難聽難入哉故臣常謂論治道必歸於平論人材必歸於恕論治道歸於平者非謂見小利忘遠害也見小利忘遠害則陋而已矣今恐務虛名者不得成貪竒功者多後患與其相夸以所難相靡而無實曷若因時順勢相與守吾可行之道敦本節用修禮正名未起



者加工未備者加飭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內治而外自賓如是則所以求治道者不其平乎至若廢紀綱而不修蕩名節而不勵謂為遠而不肯行謂為重而不復舉茲又人君之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恕者非為以小人間君子也以小人間君子則雜而已矣今恐臯夔不可以世有稷契不可以輩得與其捨近慕遠異世而須才曷若磨礪砥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則自可量才而使因能而任常使教知無不及之事陳力無不勝之誅如是則所以待人材者不其恕乎至若倚忠為奸盜名欺世無能為而可以害吾之有為託能言而有以挫吾之國是者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二

茲又人君之所當去也論治道歸於平論人材歸於恕此所謂至當之論可以一天下之趨向者惜乎文帝獨不以是而要釋之耶恭惟陛下體乾坤覆載之德廓山藪包含之量謂祖宗率皆疏通耳目容納臺諫故即位以來加惠言事之官雖衆智畢陳未必有裨于萬一而開懷屈意舜禹不能過持此以濟中興之業固有餘裕臣以愚賤之資誤蒙器使未知所以報厚恩者然考之歷古其能隨事故次開陳主意者固自有數餘非高而誕謾適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足以廣上之心志故其說常齟齬而不合區々淺陋之愚尚庶幾于犬馬之自竭乞憐而赦之

採用群言疏

又奏曰臣竊見比者

使造朝人情疑慮咸謂

國家數

年蟠屈待時之氣一旦

音成誘也

又誅甘言而自解於是感激不平

者咸以所見抗論于上夫論事者言不切至則事不可回

論事而欲其必回則其言常多偏上勝之論聽者難之而

人主或至於厭聞矣然可互相濟社稷之福雷同之論古

今之患故聖人之建功立事寧使衆智必陳可互相反而

不欲上下諛悅雷同而相比寧使發揚宣布懋懋而面折

不敢使其緘默隱避頤望而腹非惟吾守中平至當之道

裁應事機故雖衆多之論時有偏勝過直者亦一切厯心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三

容納之。所以下有盡言之忠。上有善收之美。而事亦無適

而不當也。人之恨。臣子緘於骨髓。然國家士馬之氣力

財用之源流。智者當自默識。而心計之機。雖不可不投患

亦不得不慮。乃肯開我以好言。示我以善意。我亦何辭

而峻絕之乎。絕之誠易也。後日之策。計將安出。謂有揚旌

電掃。問罪破竹之勢。則平時自可用之。何待絕使者而後

可以為乎。故專意不與。和者。臣知陛下自可優容之

古人有言。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陛下跨馬

橫槊。以有天下。人情偽。何待馬授言之。然後在於目中

聽言定計。當亦審矣。疎逖之臣。懷區區不自已之意。上竄

天威惟 陛下幸赦其愚 尋為貢院看詳官 五月除
尚書考功員外郎 先君謂詮曹所繫考功為繁且重 吏
姦出沒非一已所能勝 乃於視印之日 集群吏告之曰 吾
本書生 州縣間條令猶不盡知 而况於省部 自今予奪惟
爾之聽 但已揭榜于外 有不當者 許士夫 再以狀來 則
窮究於爾無貸也 既而士夫果有來者 命之坐 呼吏使前
開拆以理 士夫知不可無所恨 若吏情得 則立斷以法 如
是不過懲三四吏 皆孽服不敢犯 而滯淹無壅 黜陟以明
縉紳得之

辭監察御史疏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四

九月除監察御史 奏曰 臣田野寒生 造化遺物 科名甚
晚 吏瑣何卑 朝廷召從遠方 置在樞屬 闕歲未再 試以
即曹 臣方夙夜省循 懼無以報稱 萬分而 陛下又親擢
而用之 夫六察中臺之要選也 豈臣闕茸無狀者之所宜
冒處 欲責報效 宜付賢才 伏望 睿慈 收還 誤恩 以安愚
分 不允

辭殿中侍御史疏

十一月除殿中侍御史 奏曰 臣稟資甚愚 立志良苦 比
由考功 即官蒙 陛下親擢 繆參六察之聯 未淹三月之
久 督稽遠而無效 念忝竊以知慚 竄斥之虞 朝夕以俟 薦

加器使敢復叨居今世態方艱事功未濟耳目之任殿中
執法者實共司之顧臣何人可冒茲選伏望收還成命更
付良士非但公朝王論之有託亦微臣愚分之少安不允
諫議和奏疏

時朝廷與議和先君奏曰臣准樞密院劄子備奉

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

宗族之故欲屈已就和令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

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戎改意

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已之言則臣之所不忍聞也且

國家南渡以來間閱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

比山文集

卷之一奏疏

五

與爭者非癡則愚又况遣使曰休兵我何辭曰用兵

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

辭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

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群臣以屈已則臣所未謀夫屈已

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繒者有割土

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上為宗社下為生靈不得已而

為之今國家之於金土地為其所據金繒子女為其

所取崇高之號亦常有貶而臣稱之屈已至矣不知此外

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孝君臣之間所本者

忠陛下欲為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

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衆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
上戴有如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
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
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

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
即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為信試呼二三大將問之彼
不至為鄙瓊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
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
待臣言者夫強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
者半使者貽愕相顧觸藩而返則結讎造怨益不淺矣曷
此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六

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
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塞大國之責勿辱顧憐則是吾
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於悔禍未如之
何也已然後督勸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
再修甲寅之役臣恐人便未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
臣有一焉陛下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更令各與近
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仍開心諉之曰強邀
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再封一
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許即有邊陲之警孰為
吾當之彼如慷慨垂泣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

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鋪叙為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日者為。陛下言其梗槩，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

再諫議和疏

又奏曰：臣竊聞使就館，朝廷差官同王倫等計議，衆論皆謂朝廷審處適中，必無過舉。和議之事，次第可成。此至幸也。然衆皆知和議之可成，而不知垂成之事，亦復可敗。要須有道以濟之，何則？所求出於平易，其事必成。

所求出於甚難，其事必敗。事之成也，謀畫可以繼進，事之敗也，智者無以善其後。此幾微禍福之原，不可差以毫厘。北山文集卷之一奏疏

七

者陛下應之可不審乎？有如求我以甚難，則和議之敗，蓋有兩端，其一激怒於人也。二則激怒於國中也有。一于此，非但和議之不成，蓋亦產禍之甚速。臣請試言其畧。朝廷若曰：不可從，必峻辭而拒之。必曰：稱臣者汝也，請和者汝也，致我使往來者汝也。今遽去爾，是我不給汝而汝復無信也。其激怒將如何？和議當自是敗矣。朝廷若曰：不可違，悉俛首聽之。國中必曰：是無中夏也。是棄君尊也。是忘宗廟也。雖有防川之力，恐不能防人之口。其激怒又如何？和議亦敗矣。為今日計者，必當以適中之論，調護其間，其從之也，不使激怒於國中，其有可辭也。

不使激怒於人，周旋曲折，以就其事。如是則和議可成矣。雖然，適中之樂要在勿速，有如未就，益擇善議論之士，熟為使者開陳道理，使其心解意悅，共擇兩平之道守而行之，仍曉然令內外通知，勿使下有憂疑之意。如是則事無不濟。漢韓安國有言：「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側聞咸平二年，章聖皇帝謂曹彬曰：「北鄙終成和好，此事須朕屈節為天下蒼生，然又須執綱紀，存大體，即為久遠之利。」陛下欲謀事，就祖其法。章聖之意而已矣。邇支求侍子，漢議遣谷吉，送至庭，貢禹持不可，曰：「春秋之義，許者不一而足，先儒謂節制之，不求稱其欲也。」陛下欲占古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八

語，其合春秋之義而已矣。陛下孝友之心，感天地而動金石，微臣區區之意，惟恐朝廷行之失當，有害成議，其數以和議為言者，乃所以欲和議之成也。陛下怒其愚否。

三諫和議疏

又奏曰：「臣竊見講和之事，初則士大夫以為憂，中則民庶以為憂，今則將帥以為憂。士大夫見朝廷審處適中，未為憂，而今少定，民庶則視士大夫為舒卷者也。見士大夫之情稍安於前，故其憂亦緩而未迫。聞之道路，獨將帥之憂，洵如風濤爾。朝廷但知今日某人入館議事，明日

某入內奏稟而不知士卒切上之言，日益憤激，此其為患不可不慮也。蓋陛下開闢之初，收拾西北流離之士，拔為將帥，分還軍旅，相倚為安危者，踰十年矣。曰：騎入邊，詔使守禦者，諸將也。曰：盜賊據險，詔使招捕者，諸將也。諸將願雖未能有大功名自見，然其所以事陛下者，甚久且勤。今陛下一旦欲成和議，使在館，曾未與諸將道其曲折，寧不使其疑且憂與？安知其不深思自念曰：我輩平時不能相與展力，今乃使君父至於屈已降氣，則懷厚恩而感激者，必至於自慙，又安知其不相與語曰：和議既成，我輩自是當漸無用，而朝廷自是漸至於相忘，則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九

防後患而危疑者，必至於自恐，使諸將慙且恐，其終不為朝廷憂者，無是理也。臣愚謂此後，勢當選擇大臣，別作措置，以繫諸將之心。目今且當分遣官吏，察宣詔旨，以慰諸將之意，繫諸將之心，則和議成與不成，皆不相妨。但少俟使北去之後，議之未晚。臣未敢進其說也。至於慰諸將之意，則勢有不可緩者。陛下誠即日遣人分詣諸屯，諭以至意，使知朝廷施設皆無過當，事成則與汝等勦旅陳師，當為後日之舉，雖成否未知，真偽相半，然皆不捨汝以勗功也。如是則將帥安而群論息，人情通而和議固矣。傳曰：高鳥盡

良弓藏，今日豈陛下藏弓時乎？愚瞽之計，願惟陛下卽
施行之，勿以為疑也。

又奏曰：臣累具奏稟講和事，惟在審處中道，務令可行，

陛下亦頗采納其說，謂此使今已在館，足可商議，臣不勝
幸甚。今者如聞軍書緘藏，未肯分付，意欲陛下實行臣
事之禮，拜而奉之，臣實駭懼。且今日之事，或從或違，各有
大害，惟於從違之間，求得中道，乃可施行。然而不可急也，
臣冒死畢其說，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聞齊楚交善之國，

也。秦欲伐楚，先使張儀給楚約，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之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十

絕齊，楚王大悅。群臣畢賀，獨陳軫不賀。楚王曰：不煩一兵
不傷一人，得地六百里，子獨不賀，何也？軫對曰：臣見商於
之地不可得，而慮必至矣。且先出地，後絕齊，秦計必勿為
也。先絕齊，後責地，必受欺於張儀矣。楚王不聽，使勇士詈
齊王，絕之。使將軍受地於秦，張儀指謂楚使曰：從某至某
可六里。楚之君臣始大悔。今日講和之事，臣竊謂類此，而

又有甚焉者。夫不因謀慮，不勞師旅，而欲復故地，還

梓宮，歸母兄，反宗族，是其所以許我者，何止商於六百
里耶？秦欲使楚絕齊，欲使我受詔，使楚絕齊，不過孤其
旁援而已，使我受詔，是欲伐吾之本根也。重其計而孤旁

援為禍猶淺墮其計而伐本根禍無乃深乎此不可不察也雖然用陳軫之計則必使秦先出地後絕齊然而秦不博也今使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而後秦認則亦不肯矣軫忍後責地受張儀之欺則我豈不要後求五事為始子道理分明如此則講和之事自當絕之然而上之有執下之國人皆紆回曲折共為陛下圖善後之策而不欲絕者古語有云利則行之害則捨之疑則少嘗之今日之事正可以為疑也陛下孝文之性動天地而感金石醲酒奉觴日欲上長樂之壽故臣子亦不敢專言其害止此而已

北山文集

卷之十一

見吾今日

朝

地

言

言

又據長江而壅襄陽之衝其勢甚危而容有後害也其設謀用計而制其命今臣聞陛下屬不肖然萬有一焉者或相攻族類內潰欲有中原而慮力之不足欲平故怨而念恩之無從則革意回心事有不可知者此正疑則少嘗之之時也少嘗之道當如何亦曰推我誠心領其善意汝封一函紙來吾謹侍爾使欽聽爾言可從則致禮以答之不則修辭以謝之執紀綱存大體如是乃可今使就館踰數日必欲屈陛下為自古帝王所不行之禮此豈謂之講和哉是其心非但欲使楚罵齊而自絕也然

亦猶癡賈操奇貨於市，知人欲之，則予價愈多，而愈不肯售。願陛下少回天意，更賜從容，命大臣於從違兩者之間，求一可行之道，與北使再三商量，庶幾協濟講和之議。陛下不可專見可從之利，而忘其害，事苟失策，非但楚受六百里之欺，為天下後世笑而已，幾微之禍，有不可測者。仰惟哀憐臣子之心，而俯聽之，臣不勝懇祈之切。

議和 不屈疏

奏曰：臣昨日與臺諫連書入奏，乞令王倫等盡力取書，納入，方為今日兩全之策。如聞聖意允許，不勝幸甚。然

臣有一言，更須控陳，惟陛下哀憐聽之，所謂取書者，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十二

但欲為使作道地爾，恐書至而我不屈，則或以為未

滿，故欲取而納入，今日納入，明日見使者，或書與使者偕

入，置使者幕中，大臣授書入之，陛下徐出見使者，如是

則不屈，非彼所知也，是謂兩全之策。至於陛下聖躬，則

雖書入而不可屈也，聖人有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

之中，天下所同見，陛下勿謂禁密之中，可以潛行，天日

之表，可以暗屈，一人知之，什百人言之，四方萬里皆傳矣。

或謂臣曰：陛下為親屈，傳之天下，何害？臣應之曰：親

歸地得，播告中外，布禮以謝大國之惠，天下不敢議，正恐

親未必歸，地未必得，徒取天下後世笑爾，又或謂臣曰：彼

諾而我信之。有如負約，則曲為在彼。於我無愧。是又不然。隨其計，則解體喪氣，精銳銷燬，何所不有。又或謂臣曰：非前日比，謀亦何用。蒼上悔禍，事寧可知。臣又應之曰：用謀者，戎之常情。華意者，古今之萬一。立國之道，以守常為正，而不可以僥倖為心。大抵破人之國，奪人土地者，未嘗不慮其再興也。若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則吳君臣所以慮越者如何。曰：汝忘會稽之耻耶。則越君臣所以念吳者如何。非特是也。秦嘗破荆矣，後與荆人和。荆乃起為秦敵，又破魏矣，後與魏人和。魏乃起為秦敵。故秦之謀臣，痛誚其主，謂其不早成業者，良由不絕滅荆魏而使其得以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十三

收亡國，聚散民，而再立宗社也。然則堅敵之待殘國，其心忍矣。故傳載其語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鄰不存，由是觀之，戎之情，真可畏哉。若乃陛下孝友格天，祖宗

德澤在人，強敵改心，事隨世變，於理不可謂之無獨不可全信之爾。一書遠來，未見端的。天子屈帝尊而受之，無乃信之全矣。陛下為親而意切，天下念君而心危矣。臣又得之王倫謂後日有南北羈靡之請，此尤不可之大者。一言詩之，後不可爽。今日奉詔之事，乃是和議之初，未嘗速慮，但作悠悠之語，不思事至之時，遂至無畫。今若又以此事許其後日，則今雖平和，後復難處。惟陛下稍回

聖心，思慮後日，祖宗基業不全矣，民力窮矣，人心危矣。更令失計，悔將如何，伏望憫臣慙愚，察臣踈淺，但見人情物論，有不允當，故盡取以告。陛下使陛下初不過聽，置臣言責之地，則臣豈敢越職犯分，累冒天威哉。臣不勝懇祈之至。

缺題

奏曰：臣聞自下蒞上，非全身之謀，再三而竄，非不得已之計。竭陳愚悃，仰冒帝尊，臣比緣使事條陳利害，數千百言，大要欲得和議不敗。天子不屈而已，昨與臺諫乞令專委王倫取書納入。陛下念祖宗存大體之訓，畏古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十四

人犯衆怒之言，俯從其計，事以獲濟，不勝幸甚。然臣尚有私憂者，敢因事濟之初，妄獻預謀之策。南北羈縻之請，臣所憂也。果有是邪，其不然邪，今或不正其始，則他日從違無策，利害益深矣。臣料陛下旦夕必再見使者，與之計議。大抵有所欲，寧難之於初，不可悔之於後。難於初，彼自見理而止，悔於後，彼固得以歸曲也。如聞朝廷亦嘗扣問驛客，所有羈縻之人，欲於何時交付，臣謂審之是也。問其時則非矣，要當為言，如其等人可還，其等人不可得，開言創意，宜懷遠圖，勿謂事未至而諛云也。且如今來許我者，事上皆得藉兵之，而可遣乎。臣請備論之，通和

之後其割以還我者必止是空地無府庫也無蓄聚也無
大姓豪民也梗莽丘壠之間所留者老病孤弱豈復有強
壯可戰鬪之人郡縣既開東南虛匱籍兵之平時倚以
為用者又一旦舉而還之則衆心解散不待立六國後而
人各指其故鄉矣可不念哉和議既成萬端偕起凡有措
畫便當為經久之計不可僥倖而苟就也說者謂數年卑
屈祈哀自請遣敵國專使來臨許以通好豈容輕失其意
他時遣萬騎臨江人情駭懼吾內顧財用自知不足外
督將士或恐難用則事亦可虞此陛下之所慮也紀綱
散矣士馬空矣衣食竭矣得宗族而復不能保得土地而
復不能定大河之南藩籬蕩然如失元氣之人忽上待盡
此臣子之所慮也陛下之所慮能作而起之豈不在我
臣子之所慮苟至其時則無策矣審量輕重顧久圖遠惟
聖心加察焉臣聞爵祿者勵世之具也陛下操爵祿而
欲有為何所不可然群言交入衆智紛然好謀能聽此前
史獨稱於漢祖蓋事方危疑國論未定必有揣摩傳會之
士投隙而進其心雖止欲獵取陛下之爵祿而不知禍
毒可流於天下惟陛下禁其萌焉臺諫天子以為耳目
臣愚陋不足以當陛下視聽之責斷不敢導天君以姦
聲惡色也感激言狂至於流涕冒瀆天威罪在不赦

申救胡銓疏

奏曰臣竊聞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論使事其言狂悖力詆大臣聖恩寬宥聞止除名送昭州編置可謂父母之矣然臣區區尚欲一言者非謂銓無罪也臣獨以陛下南渡以來未嘗拘頑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後悔曷若并包並受以未天下之言故內懷一槩者雖伸吭感激怨咨天地陛下率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坐無思慮但聞衆論洵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為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北山文集卷之一奏疏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十六

于此銓竄遠去毋將疇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子毋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劾施庭臣疏

奏曰臣聞人主褒功賞善不及於邪佞人臣持說論事戒在於反覆臣伏見新除起居郎施庭臣比緣抗章陳事陛下初自監察御史超遷南榻物情大駭立朝有識之士聞其姓名者皆掩鼻唾之臣以備員殿中欲論數其短迹寔有嫌兼是時國事計議未決不欲素賈天聽故噤默而不敢吐今和議以定群聽咸妥而庭臣又別有差除臣

固不得而言矣。和議國之大事，所見異同，計謀相抵，皆不
害其為正。今庭臣之得罪於公論者，為其反覆也。庭臣初
語人曰：吾持講和之論，獨與勾龍如淵同。且如淵之諭使
事，陛下所知也。其說大率欲得和議，不至於敗。天子
不至於屈，就從遠兩者之間，平允成之。此如淵之論也。亦
臺諫之論也。亦朝廷侍從百執事之論也。故陛下采
而用之，卒以有濟。若庭臣之論，其告陛下者，不可得而
知也。其語人者，則不復更存綱紀，不須更有高議，必令兵
民投降，天子屈體而已。是安得與如淵等議論為同乎。然
其初則宣言與如淵同者，蓋幸臺諫之說勝，則彼未為異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十七

故也。今來忽自立說，則無所不至。指金人為中原湯武，嗚
呼。不知指誰為桀紂耶。以至詆誚，上下咸蒙，繆稱慨然有
自任天下之意。何其欲重誤蒼生歟。徒以書未入，人情
憂惑，又妄意陛下厭群言之交進，慮和議之或失，故持
傳會之說於危疑急迫之際，試一嘗之，有如投合，則市道
之態，不過欲與沈沈該輩獵取陛下之官職而已。供職之
後，自知不為公論所容，先探問詞頭美惡，對客議論，又輒
變改巧情黥狀，日益以甚。夫和議之不可失，雖三尺童子
知之。陛下受和之初，所進用之人，宜德端詳，靜審有謀
慮之士，為國家外修和好，內為自立之計。然後天下不

至於疑他日施為必皆聽命今若所用如此則鮮廉寡耻者漸以累集邪佞小人皆懷諂順之心寧不使天下反以和議為疑乎陛下收拾俊彥畲濟艱難其布在朝廷者亦須外允公議今使庭臣入侍殿陛瞻望清光出則士大夫惡之道路指之重為朝廷之羞矣伏望聖斷罷黜庭臣以快輿論臣不勝區區之心

又劾施庭臣疏

又奏曰臣初四日曾劾奏施庭臣論事反覆乞賜罷黜新除起居卽指揮臣俯伏待命未蒙施行不勝疑懼臣伏仰陛下孝友格天和議允濟聖意必謂更取庭臣輩進擢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十八

之則可以勸率臣下固和議於永久臣謂庭臣不黜則講和之意不明適足以起天下之疑而已何則講和之議出於天意斷自聖心國論之決久矣比使入境百執事朝夕之所講究者大為屈與不屈非為和與不和也庭臣何得於議論屈已之時力陳不和之害以速君父之拜乎使其在靖康時臣知其為徐秉哲王時雍矣且不和之害何獨庭臣知之臣子未嘗不以為言也但庭臣則置屈已之害而不言操市道之姦於危疑急迫之際專以取和之害搖動陛下之心迎合陛下之意茲豈憂國之人哉陛下見而悅之傳於天下人且疑之曰存綱紀者

朝廷未以為信，務順從者，朝廷獨厚其賞，通和之後，得無可憂何？天子寵諛臣以勸臣下，歟？臣故曰：庭臣不諛，則講和之意不明，適足以起天下之疑者此也。使庭臣而有憂國之策，獨不可從，容一二月，俟禮文允當，書納入，徐為陛下陳之乎？且屈已一事，乃左右大夫國人皆曰：不可者，萬目注觀，群心憤激，如防積水於危隄之內，一穴而出，其勢不靖。今庭臣之疏，聞其有將帥不足畏，兵民不足恤之語，真有是乎？此非教陛下以涉春冰、馭朽索之道也。有如宸意難回，此言可入，則毒流天下矣。賴陛下

采聽群言，舉行中道，帝尊不屈國事，自定，得百辟之心。

得六軍之心，得萬姓之心，得隣國使者之心，實不因庭臣之計而平是也。嗚呼！官爵礪世之具，陛下持以賞穿窬何耶？聖王之法，誅人必以其意。庭臣於群言逆耳之時，進傳會揣摩之說，意可誅矣。矧其持論反覆，自叛自合，一日數變，其為侍御史也，自知不安，則供職之後，託官長以為辭，其得左史也，自知不為衆論所容，則省劄到門，徧出看謁，作妾婦自明之態，為人如是，而可以親殿陛，邇清光乎？陛下初雖悅之，事定理明，今可以見其奸矣。臣嘗謂元帝御樓船未定，便有沉舟之患，然諫者為宗廟社稷之計，不得不切。張猛徐陳安危之理，則帝亦霽威而聽之矣。試使

元帝不說之時，張猛之言未進，薛廣德免冠未起，或在一人從旁刺舡而前曰：橋有虎，必毋往，請登舟以濟。彼元帝亦何為而不悅也？但書之史冊，傳之後世，不知肯為刺舡者為賢乎？前日陛下念親欲屈，將輕其身，此欲乘危之時也。群臣持不可，則欲陛下之從橋也。舉行中道，則元帝感諫者之言而自悟也。庭臣乃從旁刺舡而請者，陛下蓋亦察其為人乎？投之遐陬，未為過典。寢其除命，大是寬恩。願秉得士之昌，永遠佞人之殆。臣不勝犬馬之愚。

三劾庭臣疏

又奏曰：兩具奏劾施庭臣，苟合布進論事及覆乞行罷黜。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二十

聖意保全，尚此寬貸。臣寔疑懼，若庭臣論事情狀，臣於兩奏中言之盡矣。不復敢陳，但庭臣初除侍御史給事中，綴之恬然就職，後讀沈該之章，怨恨言者，始託官長為辭，而求罷。逮除起居，即臺章論之，傲然不顧。受劄之後，徧走人門，知不為衆論所容，復杜門而辭免，則庭臣之為人，也無廉耻極矣。十手爭指，萬口同聲。臣為執法之官，而使螟蛉在於朝行，鳥雀遊於殿陛，臣亦胡以寧。三陳懇扣之章，屢犯尊嚴之怒，必期竄逐，以允師言。

自劾奏疏

奏曰：臣聞臣之事君，貴在不欺。子之事父，可以情懇。雖雷

竊之怒，敢陳螻蟻之私。臣比緣北使在館，計議不決，於十
二月二十三日，與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右諫議大夫李誼
連名入奏，乞於二十四日同赴都堂見宰執商議。聖旨
許之。緣當日所議未盡復，連奏乞二十五日再赴都堂。

聖旨許之。議定，理須躬稟。聖訓復連奏乞二十六日，合

班上殿。聖旨又許之。忽於二十五日晚，宣押勾龍如淵、
李誼赴內殿奏稟，而臣不與也。臣憂懼皇惑，不知所處，即
欲闔門待罪，而國事未定，人情不安，小己之私，豈敢輒布
今也。使事已定，群聽交孚，臣可以懇祈。陛下矣。臣聞臺

諫之官，天子以為耳目，蓋所親信而不疑者也。官有小大，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二十一

而受責則同。陛下呼臺諫議事，而臣獨不與，必臣於和

議之計，有不可與聞者，其為耳目也。踈矣。禍福之幾，係於

使事，計謀不減繆以千里。陛下呼臺諫議事，而臣獨不

與，必臣於和議之計，而不能宣力者，其為耳目也。廢矣。居

陛下耳目之任，既踈且廢，雖 聖庭包容，未加誅竄，而臣

負此二罪，豈得自安。陛下方收拾後彥，圖濟艱難，必得

有氣節之人，聚之 朝廷，然後他日可責以事功之效。使

臣僥倖誤恩，但知苟祿，則 陛下亦何所用之。人不劾臣

臣當自劾伏望 聖慈，罷臣殿中侍御史職事，特賜黜責。

庶協公議，當爭論講和之際，先君自度與廟堂不合。

俾家人裝以俟讀而

容忍行曾開疏

奏曰臣竊得於傳聞曾開罷禮部侍郎衆論疑惑開之所坐臣未得而詳也然聖恩從來優禮侍從未嘗輕有罷黜雖言章論數其短者猶委曲保全其去此開之罷所以人不能無疑每見人稱開厚重質寔有文采論今日朝廷人物者必指為善類宜無顯過得罪於清議也或謂止緣近日議論使事畧有異同遂至牴牾獨臣以謂不然陛下聖度如天物並受數降詔旨謂今此通和之事無非審處中道務令經久可行固嘗許群臣條奏利害一二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二五

來上陛下之心可謂酌人情而濟世者則開也雖有大同小異之見吾君父寧不諒其心乎謂緣論使事而罷者非也求其所以致罷者而勿得無乃開慙愚太甚有至妄發狂讖之言聖意初而不能容者則開之罷疑或出於此也臣數日前嘗上疏乞罷柳約召命未聞施行夫約之為人陛下當自知之事董貫而求其薦事路真官而問其術姦淫之事又詳於孫悟之妹其素行不待臣暴章而後露也然如約者陛下猶欲故拭而用之則如開者豈不能容忍而留之乎約之來陛下雖未必侍從之開之去陛下雖未必終忘之但朝路見一曾開去一柳約來進退

人材似有可疑此衆論之所以惑也一魯闔去便未損於朝廷恐如開者又或去焉則有損矣一柳約束便未累於朝廷恐如約者又或至焉則為累矣聖人虛心屈己禁萌於甚微而防患於甚久方今使遠來計議未定爰君憂國之心竟夜悸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是雖衆智交陳群策並入原其用心皆為區區正當容納各領其意他日事成使論事者自懷無遠見之羞脫或不成陛下回思言者不至有悔如是可矣况陛下南渡以來聖德日躋畧無過舉如前日胡銓上書狂悖削吏瑣而按荒冝矣然猶從大臣之請俯加原貸則開之器臣誠有望於聖恩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二十三

馬武帝初不能堪汲黯之言其後則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故卒優容之此臣所以懇祈於天聽也臺諫天子以為耳目下有公論而不上聞則是耳目失其所司也臣忍為是哉縷上之言期以報陛下而已矣上讀天威罪當萬死

修纂屬籍總要疏

時修纂屬籍總要先君委曰臣契勘紹興五年內宗正寺丞孫緯等修纂祖宗仙源慶系屬籍總要共二本一本進入一本崇奉在寺其書以太祖皇帝為一總太相宗皇帝為一總秦王為一總又以母氏始生宗婦宗女宮

院官爵壽考賜謚各為一條分類成書成被 旨候及

二三年再續接續紹興八年十一月內宗正少卿張絢以
元降 聖旨申請條纂臣見與寺丞陳確等參照施行外

緣三京宗司報到事迹各件與舊額有牴牾謂如某人舊
書若干子今所報狀或多寡之不同某人舊書係某位下

今所報狀或生出之不同此類不一謂舊書信也則孫緯
所編初有得於傳聞者謂舊書誤也則今報所責未必皆

其親的所供未敢便以報狀為信輒廢舊書臣等今將諸
司所報詳加考訂除與舊書並無增減交互者即不再行

開具外其有增減交互去處兩書並用小字注入庶幾新
舊俱存前後可考更二三年真偽復互見矣如當 聖意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二十四

乞將孫緯等前來進本降下本司以憑修注施行候畢日

再行呈進庶幾仰稱 陛下悼宗厚本之意二月與方庭

實兩易為秘書少監先君喜曰吾好古之心惟日不足今

得平生未見之書而讀之一何幸也侵疆既歸 上遣樞

密樓公炤出諭京陝四月命先君以本職為叅謀轉宣教

即行府所至選將帥隸軍馬訪疾苦經用度以至表揚忠

義振卹隱孤先君之畫為多其所撰文字有請除罪籍

奏曰臣檢會今年正月五日赦書內一項新復州縣見停

廢文武官將校公吏未經甄叙人並許赴所在自陳保明

以聞當議時與魏叙臣竊詳劉豫僭竊逆天悖道謂之有
功者實助豫為虐之人謂之有罪者未必真坐累也今豫
所錄者朝廷包舍混貸捐其舊惡豫所斥者朝廷從
而棄之可乎方使無辜抱恨之人伸吭自訴有司錙銖原
殘論如常程則是朝廷尚為偽齊行法也臣愚欲乞應

新復州縣官吏軍民被罪有文字照驗者並不理遺闕咸
降未經叙復者即依本等叙復內有元因劉豫補受復為
劉豫廢奪者永不叙叙之限度幾罪功兩平衆論惟允
又請放王樞等奏曰臣惟今年六月四日尚書省開備
坐環慶路經畧安撫使趙彬奏逐處申到西賊出沒事奉
聖旨令臣相度措置務要彼此情通各獲安帖仍詳具聞
奏者臣契勘李世輔接到西夏招撫使王樞見在四川宣
撫司收管看養并擬趙彬申到前後捉獲夏國一百九十
四人送卸寧州慶揚府等處羈管臣相度開陝初復正與
北山文集卷之一奏疏

夏國為隣欲令將帥通書恐計議未必周盡而於國體
有傷置而不問則彼此疑礙莫之肯先情亦無自而通矣
兼前項人留之無益于此疑還之則感恩荷德更相告諭理
或有補臣愚欲望聖慈將王樞并趙彬羈管一百九十
四人許臣呼至行府摘勞放還夏國不惟使有感嚮
之心寔可以示朝廷廣大之意如蒙允許乞作睿肯行下

重監司郡守疏

奏曰臣聞內外之臣共持法度今雖永治積久必安內外
之臣共懷苟且今雖少安積久必亂監司郡守朝廷委
以治外者也今付授之際曾不審擇出而為政率多苟且
之人臣頃於州縣間見大而獄訟小而堯庫奸藏不法庸
繆昏老者在處有之而監司郡守熟視不顧以不按治為
長者以能容忍為得體百姓號呼怨詈以日為歲作過小

吏方偃然自安，朝廷幸而廉得一人，時有竄謫，大率去不過二、三程，州郡又復容庇於所在，私酷過稅，請囑公事，愈更擾人，究其原，皆初不審擇監司郡守之過，而又屬吏犯法，朝廷未嘗問所屬以容庇之罪，彼苟且者，謂吾終更之日，能幾何時，何用拂人情而歛怨，故坐閱吏奸，漫不加省，烏乎為！陛下赤子者何辜哉！臣願陛下詔大臣，使先重監司郡守之選，無狀者勿以輕授，次嚴監司之容庇者，輒坐之，圖積久之安，去苟且之弊，天下治矣。先君自當言責，抗論無隱，排擊邪佞，不去不休，權臣秦檜嘗有以喻意，輒以理却之。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二十六

除宗正少卿疏

九年正月，除宗正少卿，奏曰：臣自幼讀書，惟務行己，晚而筮仕，但知愛君，至於智慮暗愚，材力綿薄，則叨冒器使之初，盡懇祈於陛下矣。然臣待罪殿中，今纔兩月，凡所論奏，悉荷包容，有可施行，即蒙采聽，此臣所以昕夕自誓，願效萬一，而適當多事之日，累無展力之勤。陛下使居耳目之任，而下情不以上聞，使居風憲之地，而奸佞不能力去，則是陛下所以待臣者，不啻天地父母，而臣之所以圖報者，可謂孤神明而負寸心矣。按其亡狀，付之司敗，臣亦流涕而知恩，若猶憐之，俾從補外之祿，臣尤刻骨而懷

感屬籍亞卿地清臧峻厚顏以處臣亦何安伏望
收還成命與一在外合入宮廟差遣庶安愚分不允
聖慈

請褒贈李詰疏

請褒贈李詰奏曰臣訪聞故文林郎前原州彭楊縣令李
詰建炎四年原州陷沒移治界上偽彭楊令執以獻
三予官三辭其後指為歸附轉儒林郎詰持牒自言曰初
因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封還之劉麟聞其名委京兆府
以禮津致終拒勿起臣入陝西或謂詰無恙下原州訪之
則詰於今年六月已死遺孤尚幼生理蕭然志節分明衆
所嗟憫伏望 聖慈將詰特賜褒贈錄用其後庶幾存沒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二十七

感恩尚知忠義之有報也

褒進三老疏

又請褒進三老人奏曰臣初入陝西即訪問高行之士有
奉議郎前原州通判米璞朝請郎前知隴州劉化源奉議
郎前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士民衆口一辭謂璞
當察齊亂常群偽爭進之日杜門謝病終不受汙闕陝之
人見璞則知有朝廷今雖童稚能道之化源守隴孤城
既隔守視之不得死驅入河北鬻蔬築隱民間十年卒
不屈辱以歸長孺當逆豫萌克之日嘗致書備陳祖宗
德澤勸其轉禍為福豫怒毀除告牒囚之百日後復起之

以官長孺堅卧自若也，三人皆本貫耀州，業儒登科，亂離以來，糠豆不贍，而高風善行，藹然有聞，臣於本州津致前來，親加勞問，而璞苦風痺，右足幾廢，化源等已老，步履亦艱難，雖作人聖昔行下，發赴行在，緣以老病，各不能就道，伏望人聖慈憐其陷沒之久，察其志節之高，特與除宮觀差遣，仍進官一二等，償其闕廢之日，使璞等優游祠祿，為鄉曲門戶之榮實，人聖朝激勸風俗之道也。

十一月除權尚書禮部侍郎轉通直郎

奏曰：臣困頓餘生，竒孤弱植，脫身下吏，厠迹周行，蒙人陛下獎擢之恩，已非一日，展力從事者，亦屢試矣，迄無片善，可效萬分，未從司敗之誅，繆竊道山之祿，茲復叨冒人其謂何？又况宗伯之司，國之所重，貳卿之職，其選甚高，法從清職，朝廷所以命士，非若庶工之冗，容可以一介充也，側聽以行之命，寔懷非據之憂，仰冀人鴻慈俯從愚悃，收還恩寵，以副公言不允，其尋蕪詳定一司勅令。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二十八

十年九月以年勞轉奉議郎，過明堂恩，封荊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六十二石，除試尚書禮部侍郎，奏曰：臣學識荒疎，人材猥下，攝官宗伯，誤蒙器使之恩，而黽勉周皇，寸長不效，已知踰分，更俾即真，不懇祈人君父而求避焉，則公朝銓擇之鑒，臣寔累之也，伏望人聖慈收還成命，別選庸不，庶

幾可以佐官長之討論措禮文於隆盛不久、兼權尚書
刑部侍郎十一年五月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

奏曰臣竊以侍郎分曹治事其選高矣而密承上肯者

其職為尤重階官辨秩為等品已貴矣而陞華內閣者其
資為甚崇兼以付之則朝廷委用之意蓋自可見而臣

稟資駕下賦性愚蒙怙恃已無雖有一意事君之願而筋
力向暮寔懷十駕難及之憂冒昧以居徐尤將至伏望

聖慈收還成命別付時髦外穆師言下安愚分不久良嗣

廷先既為侍從獻可替否薦賢舉能凡所見聞有闕

利害天下休戚者無鉅細皆以告于君相或不著於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敦則人所不知也

二十九

定謀齊力疏

又奏曰臣聞中國之治有盛衰之勢有強弱執權應

變因時制宜此聖人撫中國御之道也伏自夏五月

封疆之臣以敗盟之警聞陛下惻然慨傷知曲直之有

在爰戒師律奉天威克獲之書以日來上制宜應變之

道誠得之矣夫以人輕視中國無謀妄動宜其一跌塗

地盡斃犬羊而不返猶能收拾餘衆欺有大河之民者

無他蓋去年修還地之好今年報敗盟之警長驅之馬觸

盛夏而甘竭死顧吾猝遽之間謀既不得素定諸將之戰

力亦未能齊一，此宜渠酋之謀，尚以頃刻淹也。雖然，今茲中冬，歲之杪日無幾，朝廷所以為來年計者，蓋亦蚤正而先定乎。中國之盛衰，比前日自可見。之強弱，比前日自可料。願陛下乘萬寶亨昌之始，即乾剛運動之初，開廓規模，沉潛機筭，與二三大臣預為來歲待敵之畫，動靜戰守皆使謀素定而力齊一，則中興之功成於此矣。謀之素定在朝廷，力之齊一在將帥，但朝廷之謀素定，則將帥之力自然齊一，側聞太祖皇帝，兵不過十萬，而

平定四海，指麾如意者，用素定齊一之道也。臣不勝區區願望之切，又為宰相言曰：邊事平日不敢輒論，今日亦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三十

不得不論，數日傳聞，嘗以數十騎踰淮，繼以數百騎，今則塞合肥之北，傳者信則朝廷須極力料理，不可緩也。且雷仲輦退壽春而南，是欲據淮受敵也，敵濟渡而吾虛其南岸，非縱敵乎？縱敵合肥之北，則長淮已為平地，廬州豈能守？長江舟楫之區，更得之，勢難遏矣。或謂鋒不可觸，稍延之深入，然後依江擊之，可以得志，某謂今日之事，當論成否，敵臨江而吾將帥信能合力擊之，善固無以加，否則他時大江之南，猶今日長淮之南也，長淮之南不能戰，而必曰江南可戰，愚之所不論也。且力戰於淮之南，而敵猶未已，則長江之戰，自可圖也。今必欲不援淮南，而

須其至江，此何理哉。今日之計，張俊渡江，與劉錡合軍而進，為上策。若俊未渡，分精兵萬人，暫聽劉錡使換，仍督錡進保廬州，此為中策。若謾遣一軍以援劉錡，為名，願望而進，節制不一定無成功，仍更須督岳飛下上流之師，詔世忠分精兵之騎，更為犄角，乃為盡善。韓世忠、張俊、岳飛各以宣撫使久握兵于外，上一日命為樞臣而收其權，先君為宰相言曰：竊見降制除三宣撫為樞密副使，以其兵歸樞密院，合朝廷中外之勢，通諸帥彼我之心，允前日天下以為憂，以為難者，一旦變為平易安強之道，廟堂之上，聲色如故。三大帥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已。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三十一

允，一何盛也。雖然，利害得失，常對倚而不廢，遇事更變，則激發而復起，就其利，不忘其害，見其得，愈憂其失。而後可以大有為。伏愿相公周思熟計，益善其後，其試以所見，條列于左。方沿邊州縣，倚兵為安，比自淮甸蹂踐之後，人情往往憂危，大帥又捨之而去，給罷之初，傳聞或失寔，遠地何知，一家狼顧，餘皆相和而驚矣。俾知本末，不可無告諭之文。三宣撫之兵，紀律不同，平日分而用之，各安其所主。他日合而用之，固有以更屯易帥為便者。亦有顧思念舊而不能忘者。安慰人心，當有混一之道。三宣撫所分之地，平日有警，便各任責。今既只是

統制將官在外，有如塵高敵厚，使誰糾合而前，必待飛
檄告急，然後朝廷遣發。晚矣，豫為期約，當有應卒之
策。宣撫司諸將首領盡是收拾散亡，與殺降劇賊，其間
悍狼麀下，頑鈍嗜財，蕩淫縱慾者，色色皆有。平時畏大
帥不得逞，一旦釋去，其陵損士卒，交相貨利，藏匿子女
之弊，豈得無之。彈壓整齊，當有畫一之政。君子可以義
勸，小人可以利誘。前日諸帥，恐其下有見利而逸者，故
或質其文書，屬其妻子，以係累其心。今一旦去其統帥
敵人朝暮伺之，垂釣設餌，寧無貪啗之人。然則察視防
閑，當有杜絕之計。宣撫司教閱之法，最號嚴肅，垂賞示
勸，人人精進。今既分立頭項，其淬礪思奮，立功自拔者
必多有之。至荒廢燕安，苟且自便者，安得無也。訓練作
成，當有勸沮之術。諸軍錢糧，專係總領司應辦。宣司按
月勘請，所有器甲，盡係朝廷頒降。宣司量事分給，今
宣司既罷，合漸就法制，使無冒請之弊。立為准程，使無
損闕之患。傳曰：平亂貴武臣，相公以道佐人主，提綱振
領，而收其成功。軍旅之事，宜盡以責右府，絕畫曲折，一
使之思慮。相公酌其可否，裁其議論，付之使行。他日
進退攻守，彼皆不得以為言矣。○東陽民或嘯聚，
先君為宰相，言曰：東陽有少盜賊，聞朝廷欲分軍捕

取之甚為得策。但婺七邑鄉民多事魔。東陽永康尤甚。根株連結。雖弓手土兵躬受其法。蓋不如是則其家不安。故一處有盜。他邑為盜用者。已不可勝計。若竊發處團聚。已及一二十人。非官軍決不能了。仍須遣發神速。出其不意。多用文移。徧下旁郡。銷其應響之患。其所遣統制官。更須審擇厚重。練習善部轄者。不至令百姓先被騷擾之害。乃為盡善。萬一遣兵淹留。或雖遣。其數目不多。與統制官輕敵縱橫。則百姓之被害均爾。蜂蠆有毒。願廟堂毋忽。

論白契疏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三十三

奏曰竊見典賣田宅法限六十日投印。又六十日請契。恐其故違限約。則扼以倍納之稅。恐其因倍而畏。則官以赦放之限。疑若無弊矣。而其弊今有不勝言者。買產之家。類非貧短。但契成則視田宅已為己物。故吝惜官稅。自謂收藏白契。不過倍納而止。遇赦限。雖倍納猶是虛文。必待家有爭論。事涉閑礙。始旋行投印。此無他。官無必懲之法。開因循之路。而使趨宜其資豪猾而失公利也。虧失公利。猶害之小者。至有不識書計之人。飢寒切身。代書售產。閱時既久。富家管業亦深。或為書人已死。或牙保閑通。乘放限之便。改移契券。以典為賣。他日子孫。抱錢取券。而不得。則

飲泣縣令之庭而已爾。臣願朝廷詳酌，下有司立為信限，出限一日，更示認為交易錢，不追理業還本主，典賣田宅者，並依條為合同契，一處赴官投印，如是，則白契可以盡革，上不致於虧損官錢，下不致於以典為賣，公私偕利。先君自密承上旨，聲望寔隆，天下柄用之意可見，而忌之者容心矣。十月除寶文閣學士，以本職出為川陝宣諭使，令戶部支賜銀絹二百匹兩。

除銀絹疏

奏曰：除銀絹係自來聖恩，霑惠出使之人，臣不敢辭。所有職名，臣寔不敢祇受。緣臣今年五月由禮部侍郎進直北山文集，卷之一奏疏。西清叨承密旨，半歲之內，無補涓埃，日侍軒墀，方切憂懼。今雖躬稟戒飭，奉將德意，欲布之坤維，未勤况瘁之夫，已被陞華之命。隆恩雖逮，私義豈安，臣亦不敢過為辭免。止乞聖慈，俯察愚誠，暫留誤寵，俟臣使事歸報，不以亡狀累司敗，申行今日之命可也。臣無任皇懼激切懇祈之至，不允。

是行也，上以西南去，朝廷遠，征戍良苦，特勞勉之。

又適因岳飛死，慮江鄂諸軍有所未喻，因慰撫焉。乃若省民俗，察吏姦，覓困窮，屈抑之詞，按綱馬驛程之弊，亦上所丁寧者。先君即日就道，一二布宣，悉如上旨。

過襄陽

奏曰臣契勘襄陽府城池深固三面阻水一面依山新修山寨並已畢備今係統制李道深與等戍守上下安帖不煩聖慮

朝廷再與金約和就委先君見北官分畫地界先君以十二年正月抵河池與宣撫胡公世將會聞揭示陝西將取鈇山且預差守將薦以甲馬臨關稱欲交地人情駭懼謂無鈇山則無蜀矣先君以事當從長榜于通衢仍牒北官云當司被肯商議難以便行交割得

報如約衆乃定一日北官於陵贊謨尚書孟浩郎中及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三十五

境先君出關迎之而士庶遮道者數百人車馬不得進乃集其父老豪傑而問故皆曰宣諭從長之榜殆欺我耶今不延之入關而以身受制是必如其所欲而後已也先君曰其慮之熟矣彼能制我無以制彼也延之入關使坐于吾家而不去將何以處之當是時也關門閉則啟鑿開則任其人之往來禍不可測是必如其所欲而後已也故吾以謂彼入則使者安而國事危我出則不過使者一死耳後豈無繼耶遂出見贊謨浩于白馬關外之百家村以分畫贊謨曰甚處是陝西舊界先君曰自黃河以南皆陝西舊界也贊謨笑曰自鈇山以

西至階城岷鳳秦皆是。今當盡割還。先君曰：朝廷尚恐大國更有所與。不謂反有所取。贊謨曰：奈何是舊界。先君曰：若論舊界。朝廷郡縣在上國者多矣。贊謨曰：與岷階兩州。須割成鳳秦。先君曰：某愚陋不善思慮。不知上國講和之意。為休兵息民耶。為土地耶。為休兵息民。何苦較量土地。若為土地。似非講和。本意。建上國基業。必不因尺寸凋殘之區。可以增高也。贊謨頌浩曰：不奈何更與成州。若秦鳳兩州。須要。此是國王說定底事。先君曰：若已說定。尚書何故不取階城岷。公文又何以稱從長商議。見得此事。只在尚書願更斟酌。贊謨曰：且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三十六

問賢。只如四川有箇仙人關。又要散關。又要和尚原。應是閑隘。都要占却。是甚意思。先君曰：此是朝廷土地。豈可謂之占。今上國講和之後。將閑隘須要見奪。却是甚意思。贊謨曰：都承只要裡面討便宜。先君曰：人各事其主。豈不為本朝討便宜。若論寔情。上國于江南土地。恨不盡取而有之。所今不取者。非是留作人情。力不足也。本朝自白溝以南。皆祖宗土地。且已有恢復之心。今所未復者。亦不是忘了。勢未可也。但既講和。目前事皆當不論。贊謨曰：為是講和。却須着還。先君曰：譬如兩家仇怨。各欲吞併財產。一旦解仇釋怨。結為親家。聘幣

交歡之後，反臨門而強取其財。曰：汝為親家矣，當以所有歸我，切不可爭。如是可乎？如秦川等處，以兵力尚不能取，講和之後，乃欲取之，是亦親家取財之義。贊謨笑曰：都承亦不可說道上國無所還，且如國王年裏，大兵已至淮南，淮南多少州縣講和後，一時退還江南了，先君曰：尚書却是論行兵，不是論疆界也。兵鋒到處，豈有便是自家州縣。且如往時，岳飛兵至郾州，韓世忠兵入山東，不成許多州縣，皆是朝廷退還上國也。贊謨曰：

休如此說，都承何似？且承當却先君曰：尚書說且字不是。今日和議質諸天地鬼神，主上欲子、孫、世守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三七

之，何且之有。浩曰：此言極是。贊謨曰：休、寶、鷄、縣界直至大散，看都承面更與鳳州截散，闕為界。先君曰：若商量到極處，甚豈敢固執，只得申。朝廷但尚書須為朝廷思量，教他行得。江南府庫單貧，尚書所知。此後歲幣盡是百姓膏血，須教天下出得歡喜，若土地更割去，闕隘又取却，軍民怨怒，亦非大國講和本意。贊謨以手畫案曰：此外是沒商量。先君曰：且俟具奏取旨。贊謨曰：都承所得少便申，今得多何用申。先君曰：尚書便以河甸見還，亦不敢受。須候朝廷指揮，二人相顧笑。先君出圖示之，問商州如何。浩曰：國王已有指揮要割，且俟

作公文去各退歸次良久令人傳語送到牒一紙牒首
曰今與江南人使議定下項第一項永興軍路東南至
唐鄧西至秦鳳南至不係永興軍路州縣牒後云已差
閣門祇候李某日下交割先君再往見之將與言而牒
已無所付迺顧左右俾設案置其上而指示之曰早來
商議並須取 旨初非定議也當須先改定字又問永
興軍路一項是甚處浩曰是商州先君曰何不明言商
州兼四至亦須指定不宜包撮又問最後一項祐州是
甚處贊謨曰便是岷州以岷字是國諱故改為祐先君
曰但減去字畫亦須明言祐州即係岷州贊謨曰也得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三十六

先君曰具奏取 旨須待回報贊謨曰江南已說定都
承不肯交割如何先君曰前日為見來文有交割二字
即牒貴司先理會此來只是商議貴司回牒云即無便
交割之理回文具在今乃不然何也贊謨曰若不交割
定是不便先君曰使者但能遵守 朝廷指揮若專輒
却是不便贊謨曰國王必怒先君曰國王亦須聰明豈
有使者不遵稟所受指揮而擅以土地與人贊謨曰若
未交割且便退尚和原兵既是講和又却聚許多軍馬
要做甚先君曰若不係所割之地如何管得屯兵若是
合行交割早得指揮兵自晚退矣贊謨曰都承又不交

割又不退兵耶先君曰使者非主兵之官當問宣撫司
且如淮陽軍與淮東對岸不知上國因何聚許多軍馬
今雖講和尚書能一面移文使淮陽退軍否浩曰尚書
何如且如今都承申去贊謨曰其却如何得回遂置公
文袖中先君曰急遞公文只一月愿尚書少待之贊謨
曰不交割且自去既而又曰某今夜不去都承甚處宿
先君曰尚書宿此某亦宿此少頃贊謨起曰某有種帳
在前面可同往帳中飲耶更商量此事先君曰日已曛
黑有商量俟來自揖而上馬命作樂以送之俟其去久
徐引而歸彼亦無所措也先君即上疏云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二十九

奏曰臣所與北官商議其初欲盡取階城岷鳳秦商六州
論難往復漸次聽從其確然欲得者秦州商州和尚原三
處乃川陝咽喉要害之地皆不可輕許而和尚原最為不
可此原內蔽四川而尤切于鳳金人在原口我得鳳州無
益失鳳州內有仙人關川固未能遽入但騎兵長驅懸輿
州而至梁洋三郡路平如掌並無阻隔我以輕兵戍之勢
決不保悉重兵屯之糧道不繼當是時川之一臂枯矣宣
司之兵今多屯于梁洋若鳳州危則階城岷悉在外數郡
歲供和糴近二百萬一旦動搖則梁洋之兵必不能聚欲
收以入川四川不能盡給也商州在南山諸谷之間為金

洋均房之門外有七盤關，下瞰長安，故金人以此為急。金人得商州，則與唐鄧聲氣相接。非但金洋均房不可立，襄陽勢必甚孤。前日烏陵尚書面出分牒一紙，包裏四至，不明言商州，但云永興軍路，東南至唐鄧，西至秦鳳，南至山南，不係永興軍路。州郡問之，則曰：永興軍路，乃商州也。如此，則於均房金洋，允在山南郡縣皆有妨礙。再三商議，不肯改換，臣須具奏。取旨遂取去公牒。秦州在渭南而地勢與河特侵，渭北熙河反出其後，金人不得秦州，則與涇原諸路相隔。朝廷無秦州，則階城岷鳳外無屏蔽，但以輕重較之，金人于秦利害為重。在

朝廷為稍輕爾。此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四十

三處無一可與。臣緣和議大計已定，北官自鈇山以西，旋次裁減，十去五六，如成鳳等處皆已差知州隨行，今所欲三處確然不肯商議，度其勢未可遽回，故欲且與具奏，續為陛下計之。而北官強臣交割退兵，臣不敢從。若朝廷遣人赴軍前求之，皆尚有說。北官謂商州時侵出，山北與南山不齊，不可立界。然自長安南入容道尚二百里，方及商州，自商州又山行百里，至豐陽，豐陽百里，至上津，乃今商州移治去處。朝廷必不得已，取商州舊治捐與之，而以豐陽為界，則門戶猶半存也。秦州舊城已廢，今乃新築小壘，勢苟不能皆全，捐以與之，求貸和尚原為藩籬。

恐或可得，如其不然，少增歲賂以贖之，亦可。此外臣不知其可也。異時吳玠固嘗失此，然出于一時倉卒，金人暫得之後，由和議旋亦捨去，勿謂曩嘗失而無深患也。

三月，坐向者刑部有差誤事，降一官。五月，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轉朝奉郎。

奏曰：臣竊以朝廷以上流為重，上流以陝蜀為本。雖鄰國通和，兵甲不用，然取百郡之賦，饋十萬之師，惟安靖不擾，漸與圖為休息，然後可以上窺西顧，非輕責也。願臣何人，輒當此選，崇資峻職，復畀付之。臣欲盡瀝肝膽，極懇固避，則軍無主帥，事已留積，帝閭萬里，何日可聞。臣除將宣撫司職事，已行管幹外，所有轉三官，并端明殿學士恩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選德望威名著立者，倚分一而之。憂然後為稱，臣無任皇懼，激切懇祈之至，不允。

樞密虞公允文嘗誦言之曰：其舊與諸將往來，見其私

居言動之間，罔不忌憚，如家人。有一鄭宣撫在焉，殆不可曉。又曰：吾蜀困敝如巨瘡，日益潰爛，為之悉力醫此瘡者，非鄭宣撫乎？而卒以禍其身，可痛也。蜀人之論，大率如此。至今田夫野老，每一言之，以手加額，有繪其像而置祠者，未始或替也。

檜既隙矣，而先君所嘗按劾如宋蒼舒、賈思誠、董實、姚

孽之。寢後總領錢糧趙不棄臺諫，余堯弼，巫伋從而迎，合誣陷，以取富貴。檜所使為勘官宋仲堪者，蒼舒之弟也。遂將父子分置嶺表，骨肉流離，生計蕩盡，而先君竟殁于瘴。天可問耶！當興獄時，舉世知其冤，而莫敢言，獨添差利州路軍馬都監賀仔，疏述先君勞績，以一家四十口保其無罪。檜大怒，即除名，勒停枷項，送橫州編管。仍許管押使臣兵級等，以四日推賞。仔到橫遂死。仔非管軍者，先君與之無素也。二十四年甲戌，先君自春感疾，至夏以其生之月日終于封之寓舍，謂家人曰：吾生死于是日，非偶然也。索紙筆書兩頌，儵然而逝。舊聞

北山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四十一

先君寤生，盛夫人先夢神者，以甲寅二字相授，尋推之，則生之時也。其將使蜀也，有大星自紫微垣入于參井之間，而遂不見。及將出蜀也，復有大星墜于利之寶峯山，彩散而聲裕，見之者以為異。先君所為宣撫司奏報及其他文章藁冊十數，盡為宋仲堪之所追取。後莫知所在。故良嗣錄鎮蜀以來事，皆不得繫先君之文。又先君過子弟特嚴密，而良嗣在侍旁日，復駭不習知。今據所記憶者，恐不能十一二，姑為之傳藏于家，後之子孫，其有立者，能搜訪而續之，尤所望也。

乾道五年孟春男良嗣百拜謹書

卷之一 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二

膠西趙廉友先生鑒定

裔孫鄭世成梓

落職官觀桂陽監居住謝表

積為大戾，罪動神明，姑示小懲，茲猶父母，念省修之已後，徒感涕以何追。中謝伏念臣植根竒孤，振迹寒遠，官箴初服，天睠薦溫，坤維分寄，闡之權，政殿竊崇，資之寵，曾微稱塞，動輒妄迷，是宜過惡之愆，用致滿盈之罰，捫心刺責，糜軀，豈復可文，伏地震皇，擢髮皆其自取，雷霆之上，斧鉞猶輕，敢期聖度之私，曲付鴻恩之內，乾坤善貸，螻蟻俱全，北山文集

卷之二表啟

此蓋皇帝陛下愛本堯仁，明齊舜哲，法同繩墨，示一世以無偏之平，惠比春陽，開萬物以自新之路，再生之賜，過望若驚，臣敢不痛悟前非，恪遵古訓，第惟晚節，莫知報答之辰，所假餘年，盡是省循之日，臣無任

謝宮祠表

罪重責輕，既居善地，命徵恩大，更昇貞祠，竊慮饒以兢慙，捧訓詞而感涕，中謝伏念臣妄窺糟粕，久困膠庠，偶脫塵埃，遽依日月，寵優而實，無以稱福，過而災亦隨生，夙夜惟寅，言行相失，風雷在上，震懼衆謂其必當，父母雖慈，容忍未聞其及此，初蒙混貸，默契陰私，肅遵去路，以兼行，愈覺

此身之負國嘗收危魄恭投循省之誠忽聽郵傳祇拜矜
憐之告遂巡自失踟躕廢皇此蓋皇帝陛下德邁湯文
性同堯舜簡易而揔大要高明而建中和稱物平施自有
至公之度容光必照尤通在下之情包此罪愆賜之寬宥
臣敢不靜修徃行仰戴鴻恩軀或可捐誓竭區土之志天
何以報惟知蕩土之仁

到封州謝表

成法

投憲網

大君善貸仰戴仁天念孤恩至此以何

追雖流涕痛懲而莫及亟收危魄祇拜溫詞茫然晨夜以
奔趨惟是寢興而震悸中謝伏念臣桑榆得路膏布起家

北山文集

卷之二

表啟

二

遭逢盡出於聖神報答不忘於頂踵而臣取窮有道召福
無門心思暗以皆迷祿食浮而取敗敢效愚之勿勉寔體
國之未知遺戾彌年含洪有日彼天視履既招盈滿之祥
惟道平施宜正偏私之罪雷霆所過斧鉞猶輕陛下以仁
為恩朝廷于帝其訓百愆俱宥一切優容全收震懼之威
止從輟典許集傷殘之氣再保庸神無所糜軀惟知頓首
此蓋皇帝陛下功高治古道契格王體簡易以示人象
著明而在上訖內外不罹於咎大德曰生無隱微不得其
情容光必照自詒戚者亦惟教之致此妄迷仰蒙全貸臣
敢不重心知懼伏地省非靖惟積疹之身遠傾葵藿獨有

再生之賜，難報乾坤，臣無任

缺題

積矣孤恩，上誤朝廷之託，藏瑕薄罰，仰知堂廟之慈，感雖無窮，言則有媿。伏念某學不聞道，任誠為貧，一辭州縣而來，便冒清華之選，西南之役，委任所專，久知庸凡，當致傾覆，蓋寵優祿厚，豈虛食而無災，且識闇智昏，必迷津而失據，咎皆自執，過莫可文，省循內願，於洒心，釁累奈何其擢髮，理難從恕，望豈圖全，願於寬大之條，已絕覬覦之念，協同論議，贊成元化之功，運動樞機，溥施皇慈之澤，此其為德，非所敢忘。茲羊某官識洞古今，才兼文武，智圓以靜氣，北山文集

卷之二 表啟

三

正而溫，深閤善藏，久蓄發揚之道，順流沛決，是皆平素所期，夙高忠厚之風，旁借孤危之勢，致茲罪廢，今獲保全，某敢不奉上服膺，旦上思理，借書可讀，益求為善之心，窮巷卜居，不替依仁之願，其為感懼，罔既敷陳。

回朝提舶啟

其猥承台睇，枉墜雲緘，以一時遊簡之賢，分二廣專司之寄，方光華之特異，豈枯瘁之敢通，諒體堯仁，錄此省愆之意，故矜楚繫，忘其罪戾之困，曲借溫辭，遠形高誼，其自蒙寬典，盡識前非，獨念散置之非員，罔敢駢封而上記，中懷微布，短楮嚴題，掃篋苟以無塵，謹藏珠玉，望旌麾而寓跡。

如九忻懽，伏冀仁慈，有以恕察。

擬賀發解舉人啟

明詔搜賢，趁槐花而獻賦。有司造榜，先桃浪以開程。伏惟
惟慶解元，稟賦已精。磨礪云久，已於秋漢。快觀紀斗之推，
行即春風，必覩化鱗之異。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二終

北山文集

卷之二 末段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三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裔孫鄭世成梓

擬策進士

問郡千里而為之守，邑百里而為之令，非一日也。守令得人，則千百里之間，財用可足，盜賊可去，禮教可興，不然，華轂朱輪，銅章墨綬，掛朝廷法令於墻壁間，負上多矣。諸生吐辭仁義，研弄翰墨，他時入官，固將持橐，簪筆為瀛洲文人，必亦有志於撥煩，然不擇事而安之者，臣子之節，萬一分符拜印，受一方之託，則建立治功，不可使與武夫法吏比。山文集

卷之三

策問

等財用以何道而足，盜賊以何術而去，禮教以何修而興，顧雖施設之權，臨時自有次序，然亦不害為有司逆陳其端。

問朝廷者，天下之根本，得賢宰相，則朝廷治，郡邑者，朝廷之枝葉，得賢太守，則郡邑治，二者不可偏也。雖然，人材難得久矣，鼎足三公，方面刺史，豈得借賢必不得已，則為官擇人之際，先宰相耶，先太守耶，論其提綱振領，則宰相之選，恐不可緩，論其臨民親近，則太守之任，又在所先，諸生當天下多事之時，聖主一旦諏訪群策，下迨布衣，則論將安出。

問內志正外體直審而後發者射之事也故射可以觀德而古之為士者習焉今之為士者不然誦詩讀書玩弄筆墨朝夕之所從事者未聞以弓矢為急也今國家正當講武脩戎之日彼挽五石之弓雖非識字書生之事然先王六藝之數當亦闕一不可又況習而精焉則內可以成已德而見威儀上可以壯國容而張武備顧不韙歟今欲上於朝而頒其法於天下諸生以為宜否

問周官之書理財居其半財用在先王太平之日尚不可緩况夫用武之時乎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斯言信矣國家自祖宗以來二百年以仁恩德澤涵養天下每歲

北山文集

卷之三

策問

二

取其常賦惻然猶恐斯民之匱比歲人入寇深及東南天子選將練兵而貔虎之師動以萬計縣官供給其費不貲府庫無私藏之鉅天下無助邊之粟將盡取於民也則民力重困非國家之福不取於民則飛輓饋餉誰其給之諸生將應秋詔不可以虛言苟進當有長策深籌可以流錢地上者告於有司

問詞賦之學前世有之國朝行之爰自王氏專門指為雕蟲之技請於朝而罷其科今者有司奉詔既復用此矣而取人之制尚與經義參行夫科目既殊師承各異喜經義者必謂詞賦為破碎尚詞賦者必謂經義為迂濶二者不

能無異也。然槩以至論，則果孰優而得人之效。後日亦有輕重否。諸君考古驗今，併言其畧。

問孔子謂群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蓋使子路之徒各言其志也。蓋人之平居，鮮不以窮賤拘繫不及施為恨。自願其中往，皆有他日欲為之志。既得位矣，亦未必皆能有為。良可長慨。諸君生文明之時，適艱難之會，所謂風俗之利病，時政之得失，人才之臧否，與夫還兩宮之策，平僭竊之謀，殄之計，皆在群居議論中。但朝廷未及知，故懷材抱器者未及有為爾。自此入官從政，應聘而起，若孔子所北山文集

卷之三 策問

三

謂如或知爾，則尊君強國之術，由輩將何以哉。

問唐太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天子，常兼將相之事。侍中張行成極言其不當與臣下爭功，由是觀之，委任英豪，付以重柄，巖廊之上，談笑而俟成功者，天子之事，縱橫方畧，非所知也。及馮異為光武言，則曰：以詔勅戰功，每趣如意，時以私心決斷，未嘗不有悔。則明謨廟筭，又當自九重出。所謂臣下者，始奉行之爾。嗚呼！用兵者，帝王之重事，何在。昔君臣論議之際，反覆不同如此，其遠也。國家運適中微，否極未泰，談兵講武，正其所急，信如行成之言也。則主上聽政訪問之餘，自可游神淵穆，責將帥以成效，攻守形勢。

不必問也。如其不然，則馮異豈能無望於吾君乎？執經待講之臣，亦宜取古人得失之迹，啟沃於冕旒之前，而諸將出師之際，畫地聚米，宜亦先賜臨軒之問矣。諸子以謂如何。

問為學者以經術為宗，為政者以法令為本，二者殊途也。故善為學者未必能為政，能為政者不必在於學。此傳籍之所載，古人之所有，可考而知也。雖然，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至有操刀製錦之譏，則欲善其政者不可不求之於學。至漢薛宣有言，則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則為政之要或不在於學矣。二者常竊有疑，不識有官君子，北山文集

卷之三 策問

四

陳力就列之際，施為注措，其果有待於學乎？將文學政事，不相為用，而書生之空言無用於臨民治物之際乎？試華明之。

問疆場之警，頻年未已。人恃其疆黠，復須使者而邀重幣，如聞朝廷具貨賂遺，樞臣又將甲詞而予之，聞之議者頗謂順從。意則無厭之求，萬一難給，抗章論劾，亦動冕旒之聽。夫金之強盛也，而國家適漢災之厄，氣弱力敝，將不與之耶？狼貪虎噬，何所不有，勞軍動衆，塗炭生靈，異時之禍，可一二鑒也。將與之耶？野燒漏卮，何時而已。蚤之無窮，供之益困，後日之患，未易言也。廟堂之上，聖君嘗胆。

賢相痛心夙夜咨謀當有至論然學者亦不可不知願言其策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班固天下之良史也以良史之筆書英主之事宜其萬世燦然以余攷之頗有疑者沛公之先入關也項王豺虎之威意在不測項伯夜見張良具告其端遂免鴻門之殆彭城之西固嘗不利而丁公弗之寤聞兩賢不相挹之論脫之使去項伯丁公是俱有德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項伯則封之於丁公則戮之是何所施同而所報者異耶平生所憎者莫如雍齒以其數相寤辱有故怨之深此群臣所知平生所惡者莫如丘嫂

北山文集

卷之三 策問

五

以其憂美輟釜無長者之風此布衣之恨雍齒丘嫂是俱有隙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雍齒則先侯之於丘嫂則至其子猶未望也是何所負同而所報者異耶將孟堅編叙得於傳聞容有未審耶抑亦聖君之行事自有深意不可以常情料之耶諸生留心經史有日矣試為辨我疑焉

問除戎器戒不虞雖萃亨之時有所不免而謂艱難之時可以忽畧兵制者無是理也國朝之制兵屬樞密院移用進退朝廷主之今為密院者實不主兵諸將各擁衆號軍不可移用而其衆又皆寇盜克猾之夫勢如豢養虎豹常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四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商孫鄭世成梓

擬策進士

問漢高之主蜀也，子房佐之，反掌而成帝業。先主之王蜀也，孔明佐之，數載不能窺中原。嘗謂巴蜀地勢先主與漢高之時無異也。孔明之才，視子房未為相遠也。而又蓄積訓練，漢高不如先主之久，懷輯感動，漢高不如先主之深。天下之民，謳吟而思者，亦皆願吳魏之化為漢也。然久而不能成功者，其義安在？豈漢高與先主不可同日而語也？北山文集 策問 卷之四 一

抑亦彼此之時異，不可以一槩論耶？忠臣義士，鑒古思今，嘗有子房孔明之志，欲扶助王室，掃胡塵而取中原，計將安出？

又

問易與天地準，未易可知。雖然，潔靜精微，易教也。垂教者非聖人固不能，若乃率教而學之，其亦可論矣。平居觀象玩辭，有疑於心者，故今日敢與諸君談之。巽風也，如風行天上，小畜山下有風蠱。若此者，非謂巽乎？然諸卦有以巽為風，而曰木者，何哉？離火也，如天與火同人，火在天上大有。若此者，非謂離乎？然諸卦有以離為火，而曰電，曰

明者又何取以至地中有水師地上有水比類以體之遇
坎則以水名象也然諸卦有不以坎為水而曰雲曰泉曰
雨者又何取作易者果有意取偶自爾取按卦求義不知
如此類見於上下經者有幾諸君不謂精微為難言而略
之否

又

問卦以二體成者五十有六餘皆重體乾坤坎離震巽艮
兌是已聖人設象名卦重體之意皆寓乎其中獨於乾坤
隱而不見曰天行地勢而已此其故何也於天行不曰乾
於地勢則曰坤又何也坎曰習離曰兩雷曰洊艮曰兼巽
曰隨兌曰麗雖是指名重體抑有辨乎其無辨也謂無辨
則習兩而不可相易而用否果有辨也則六者之義各安
卦以對庶祛其惑

又

問伏羲氏始畫八卦神農氏重而為六十四文王分上下
經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皆古學者之論也此五聖人
也而易緯止曰易歷三聖何哉或曰重卦者大禹也如是
則六聖人矣易緯何所據而三云耶謂禹無與於易可也
柰何孫盛之言謂周公無與焉亦可也柰何韓宣子之言
又彖繫士文王之所作歟抑亦夫子之所作歟謂文王作

則彖與繫辭乃十翼之數以非也。謂為夫子，夫子不應自贊曰：知者觀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是皆可疑矣。非特如此，十翼之目，惟序卦說卦，雜卦無異論，餘則或以彖象分上下，或以文言分乾坤十之數，雖在而所以為十者異矣。將何所遵乎？晉太康初所得古人易，有上下經，而無彖象文言繫辭，漢藝文志列於學官者，乃十二篇，又何哉？其所謂十二篇者，比今所傳本同歟否也？諸君緝經有年矣，願聞至論，以祛其惑。

又

問舉陶歌虞，奚斯頌魯，此班固而都賦序論也。讀書誦詩

北山文集

卷之四 策問

三

竊有疑者，何則？歌虞之言，書可詳也，求之於詩，魯頌乃史克所作，奚斯無與焉。固稱其頌魯，何所見耶？閔宮卒章有曰：奚斯所作，豈泮宮以上三篇，則出於史克之手，其閔宮一詩，乃公子之頌乎？信為此論，則又有愧乎正俗之作，夫固一世名流也，其文章豈無所據，如謂賦靈光者，亦有奚斯頌僖之言，或者過不在孟堅乎？又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雖史克敢於魯作之，又何也？願併其告。

朝旨策吳援

問將者國之輔也，將門英種多在山西，不識所謂輔國家者，止於攻城略地，却敵奏功而已耶？抑亦戡攻之外，猶有

輔國安民之道也。或謂平亂責武臣，則介冑之士，自有常職。或謂無事之際，愛惜財用，整齊士卒，簡練而汰老弱，屯田而減饋餉，禁徼幸開邊之舉，體信義綏遠之圖，是數者有為輔國之深。恭惟治朝，講好修睦，疆場安靖，君輩彙弓矢讀書，群居論議，亦有及此者。願詳以告。

朝旨策楊庭

問楊惟曰：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此言上下相資，施報不可以偏廢也。漆身吞炭，結草銜環者，古書具載，不復縷數。恭惟主上御世之德，有如乾健接物之溫，過於春陽，中興爪牙之臣，為國宣勞者，固自不淺。而天地父母之恩，所以遇將帥者，亦深矣。高官厚廩之外，推金帛，輟玩好，賜田園，錫飲食，厚意無一不至者。宜諸將之鏤骨銘心，以碎首捐軀，自誓也。君將家之秀也。上俾策試藝文，又將勇其紳笏，所以寵君門者，益至矣。不識他日蒞官從政，圖與乃父共報。上恩者，如何其心。願悉聞之，將告於朝。

北山文集

卷之四

策問

四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五

膠西趙鹿文先生鑒定

裔孫鄭世成梓

笑腹編序

世傳王勃為文章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覺則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目之為腹藁。余喜為文，而才思鈍滯，嘗集紙為編，每撰著必先藁其上，俟窳易定，乃淨書之。念古人一腹之間，包羅蓄積，遇事感物，決而發之，則文不加點。余今有為文之膏肓，無古人之腸胃，綴緝之言，依倚紙筆，為吾復者，真可笑歟！又念世有聾盲偏厭之人，徒能負其北山文集卷之五序記

送石尉序

李益送洛陽留守詩曰：還似汀洲鴈，相逢又背飛。嗟乎余於德臣，今正如此。初春賊曉南來，與德臣別後二百日，復會於浦汭，見不及再旬，車輪又欲西轉，使人垂有感恻不足之情。信乎其如益之詩也。雖然，丈夫志四方，聚散亦古來有之，無足多道。所謂感恻不足為此邑言爾。宣和二年妖賊見怪，公嘗親探虎狼之穴，既而欲以百里小尉部敗殘不教之兵，坐於賊抗，邑人恐徒失公而無益也，則泣涕

擁蔽相率而強公使去，公去未十里，而邑已為沃。三年秋，氛埃廓清，群醜殄戮，是時所在修治墻屋，邑人見鄉邦之復，思前人之所安，則懷思改慕念之，而望公之歸，未幾公來抱印而還，既至，則已有先公而攝者，蓋兵興之後，部使者皆得辭請，官虛則數輩銜檄而來，有力者居之，浦江尉宜其不以還公也。嗚呼！古者建官，乃因民而用君子，後世用人，則因官而循私情，時焉而已矣。去矣哉！朔風愈高，平道如掌，豈無梧桐竹實，待鳩鷄於前途。

送僧如澤序

浦江黃氏如澤者，置身浮圖，而得儒書觀之，既通其義，則

北山文集

卷之五 序記

二

不能自己，深探博取，遂能作歌詩文章，有識見，脫島可之寒，而與才士相及於縣西四十里小剎中，得一室居之，閉門宴坐，忍餓誦書，不知其身之釋也。宣和庚子春，又欲走中者，以詩文求見，今中書舍人梅公，余私討之，舍人以道德文章鳴世，正此貴顯紳笏士人，尚倚門牆不得見，是師漫不加省，萬里徑往，有如潭之之麻，無門可入，且不能持齋鉢，取人施利，敗篋中所有者，皆無用詩句，其頗頓當甚於山間也。因其過別，具言之，師曰：曩日嘗以詩句進謁公堂下，大蒙賞激，一鄉之善士，所以假借名稱者，自公發之也。今吾此行，恐無拒絕之理，余驚謝之曰：舍人益貴矣，言

日益重矣。師之詩又益工，信如前所云。公見之，則當益喜。喜則吹噓薦道，師之名當益聞。顧雖撻枯翠羽，終還山林。然他時紙窓竹屋之間，瓦爐栢子飽食垂老，定非今日澤師也。師笑而領之，余書其語於紙。

避盜錄序

避盜錄上方臘之亂，所見於浦江者也。耳目之所不臨者，不可得而紀焉。一邑之間，人材忠邪，民情去就，禍患之幾，儲逆之勢，凡繫於風俗政事者，皆因以見之。傳之子孫，非特使其知吾處世之難，所遭如此，至於行已在官，除惡禁暴，皆可取以為鑒云。

北山文集

卷之五 序記

鄭安之摠錄序

越山之前，不見范蠡之宅，所存者陶朱井而已。岷山之前，不見王粲之宅，所存者仲宣井而已。二公皆奇偉之士，時移物化，僅有踪跡在故井間。則後世之修椽大屋，營作百年計者，信愚夫爾。吾叔安之，宣和庚子未兵火之前，有適軒草堂，宣和壬寅已兵火之後，有素廬石室，軒有詩，堂有歌，廬有銘，室有記。或在蕭疎故宅之間，或在寂寞松楸之側，或在幽深梵剎之內，隨所僑寓，不過數椽之地，皆得借名而書之。夷考前後，無非輕擲利名，脫略疣贅之事。然後知先生之無有住著心也。先生志趣高遠，器局不凡，讀

掛錄之文，則可以見四居之意，觀四居之名，則可以見先生之心。他時香題文，揮雕楹，綉柱之輩，官然磨滅之後，吾意先生之清名，尚得與故井同傳，謹書以為序。

代序忠厚錄

近世士大夫氣習浮薄，群居談說，多盡敗名教，曖昧輕誕之語。若曰：某人附誰得某官，某人因官成某事，或計廩稍之厚薄，或較資格之久近，甚者以滑稽供人之笑，冀斐嫫人之短，聞首一言，抵掌相和，可發羞嘆。宣和壬寅，余竊祿豫章，悼傷此弊，思有以革之。議置竊幕中，奉公之餘，日書一則，凡傳籍所載耳目所際，可以信神明而雅風俗者，皆北山文集。卷之五 序記

四

以次書之，庶幾合高義而洗其習，同僚好古，莊士也。咸曰：唯請先序之，作忠厚錄。

華孫命名序

韓退之贈元協律詩云：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四美謂書讀多，思義名學不已，行所學也。由是知英華之發，必有其實。鄭氏上世讀書起家，四美之實具，故發而為華。枝葉蕃茂，芬香達於鄉里，族既華矣，培實之心，各不自勉。三二世之前，華已漸衰。年來世故艱危，異端相習，實既蔑爾，其華落焉。猶子叔義，近得一子在懷，綳間頗有香氣，其母抱而見余，謂願其子之華貴者，天下父母之心也。然不知

培養其實則他日何自而可榮而又培養之道不可不在其初余無以為侄孫壽書華孫二字以名之爾父母汲之培養其寔英華之發他日尚期不忝於上世

陳仲餘改名序

仲餘初名裕一日請更其名余告之曰今之為士者其患在於有好裕之心而無致裕之實孤陋寡聞眼不見道而肝衡厲色廣已造大平居所為無非奪心術而敗德性方自謂胸中所存種不乏一旦是非惑於前利害迫其後乃始顛沛窘急不知所措是果得所謂餘裕者乎求餘裕者莫如修德修德者致裕之道也仲餘不敢自以為裕而此山文集

卷之五 序記

五

願更其名其志可嘉矣觀其樂於勝已者處不敢少有虛驕自滿之心則修德之計莫良於此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已是雖無心於求裕而致裕之實此其漸焉余請更其名為修卿而字之曰子漸

吳德先命書序

李常容書於中卷論五行最密浦江吳德先獨得其傳言人貴賤貧富壽夭如季咸之言死生也前日來謂某曰予欲為今年貢士為災福書既豫言逆料可以驗其術又可取薄資以周吾貧如是可乎某曰言人分定恐好勝者怒取人金資恐愛財者齟公共審之德先曰命係五行自有

定論書取二紙未為傷廉子姑為我序之某曰唯

送相人蔡道人序

紹興辛亥冬十月有相士姓蔡者自號碧雲道人訪予於金華予時已冒禮部蔡道人云廷試當在第三春試當為第一留小詩一絕其末云學館色如藍不作鰲頭亦第三余不敢領又坐貧無以酬之因其求詩謾書以付之俟道人術信則持此書以見余當自會

送相士張允序

紹興辛亥張居士以相術游婺女是年朝廷類試禮部進士於臨安吾鄉中選者七人多居士之所預言而余之名北山文集

卷之五 序記

六

次高下言之皆驗一日居士歎道浦江入會稽過余求詩余告之曰大凡挾術之士求覓詩序自粥者皆其術之不至歟假借好語為道路取容之資君今阿堵神照炯如電非但可以知人亦當自有知君者何以詩為姑書以付之

送蔣惠民序

蔣惠民宣和庚子從余學於浦江紹興癸丑從余學於金華庚子距癸丑蓋十四年中間惠民娶妻長子兵火艱難無所不有而好學之志益堅相從之意益厚其蘊蓄於中皆益滋潤可喜嗚呼可謂賢也已矣然庚子之學始正月

至十一月，不三百日而余去癸丑之學，始正月至八月，不二百日而子歸。其相與群居，皆不逮久。余復運斤手老，不知能果盡子鼻端之藝否耶？念此後，余當試吏而子亦行。有良圖，宜游東西，後面何日，於其告行，誦曾子之言而送之。其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子其勉哉。

圃中雜論序

柳子厚謂郭橐駝，善種樹，所植無不碩大且蕃。人問其故，則曰：能順木之天而已矣。由是知根莖微物，皆有理性，得其性，未有不毓者。鄭子家貧，自顧齒髮，知功名之已晚，荷北山文集

卷之五 序記

七

鋤涉園，不覺成趣。蒔種之際，圃人有陳說相告者，度其言似合於理，則悉書以記。歲月既久，遂致叢聚，因編錄而名之曰圃中雜論。

可友亭記

鄭子居北山之下，傍無鄰牆，與衆異趣。每恨無與友者，近即今西園小亭，初非擇勝，而適與西山相對，向人日有佳意，因喟然嘆曰：人孰無友，大率為富貴貧賤所移，何以言之？兩貧必相友，一或富焉，則氣味俗惡，鄙吝畏人，貧者固不肯與之友矣。兩賤必相友，一或貴焉，則羶香爽熱，各從其類，賤者又不與之友矣。此所以參差不相淥而貧賤之

人常有索居之嘆也。顧西山在前歲寒不改，我貧而彼不為富，我賤而彼不為貴，此身未死，濃嵐爽氣之間，賦詩酌酒，結歡固不止於朝旦，是可友也。因以名亭。

石磨記

鄰有叟置石磨一小，枚於壁角，灰壤之下，余偶見之，其形製雖甚拙，然石理溫細，可喜，問叟何以棄之，則曰：大不堪用，每受茶磨傍所吐如屑，余假而歸，洗塵拂土，翌日用磨建茶，則其細過於羅罨所出者，又取上品草茶試之，亦細獨磨麤茶，則如叟言也。蓋石細而利，茶之老硬者，不與磨紋相可，故吐而不受材，叟無佳品付之，遂以為不堪用而北山文集

卷之五 序記

與瓦甕同委，嗚呼！器用之不幸，亦如是耶？有德之士，蘊藉和粹，不幸泯沒於簿書藍紙之間，責以筭楚會計之能，一不見效，遂以為銅權不才者，世固多矣。洗拂塵土，付以所長，亦當自有識者云。并書於記之末。

小憲記

書館當暑雨時，地氣潤濕，小室文字擁隘，窓壁周障，如坐甌盆，前目破窓紙三分之一，易以藍紗，則有二好樹，棟徊對蒼茂密，可喜。樹外小池，淅雨弄漲，復有三四老栢樹，立其前，微風過之，新綠搖動，爽氣虛徐而入，眼界豁然，清快始恨挾紙破窓之不早也。鄭子喟然嘆曰：性地中正亦如

此平時汗漫蔽蒙翳塞兩眼不異深坐小室之時第不知自有佳處在障礙外耳挾除則可使神明還舊觀也其事可記因書其歲月云

雙蓮膏露辨并序

侍郎梅公宣和壬寅夏四月出為鄴州秋八月鄴池有蓮並蒂而華越冬日至膏露降於松澗三十里公不敢自當其瑞既歸輒於上矣鄴之士夫復不能掩公之德也則為賦為序為詩為歌翕然頌之表甥鄭某自念學術荒替而又掄揚詠道之語盡為諸公所先不復更可摹畫姑取他人滌落餘意穿鑿而足其說再拜獻於堂下名曰雙蓮露北山文集

卷之五 序記

九

辨鄭子一日問鄴之老人曰知若太守之瑞乎曰知之能言其所以乎曰能之鄭子使之言老人曰吾太守令嚴而政簡信順和洽欺誣屏息薰然流入草木烟露間故今效祥如此鄭子曰噫嘻水芝駢蒂天酒成膏雖學語小兒亦知為和氣所感尚奚從老人問之蓋以土物之生蕃鮮而萼者多矣花之雙也何衆卉無與而獨見於蓮曲直而枝者多矣露之降也何凡木不受而獨在於松若不知此而謾謂和氣所召無乃昧化工之意哉吾今為若辨之蓮之為物泥不能汙水不能著脫卑垢而自致於清明之上蓋花之至淨者今太守志明行潔教化清淨皎如秋月孤

高塵埃不可翳障。非蓮無以瑞之。松之為物寬容庇下。蟠
固錯落。犯歲寒而冬夏不能易其操。蓋木之至堅者。今太
守心正氣剛。節義森薄凜。與霜雪爭嚴。炎涼不可變易。
非松無以瑞之。不然。荻筍包泥。蒲柳柔脆。顧可使之為瑞
乎。今人知蓮與松之為瑞。而不知其所以為瑞。能為隻花
膏露為說。而不能為蓮與松言之。此吾所以不得辨也。
雖然。物瑞君子之所罕道。吾與若輩。雖鋪陳附會。以累太
守安知調和兩暘。惠養一方。使鄞民飽暖嬉笑。知有為生
之樂者。太守自有上瑞也。耶老人唯而退。鄭子於是乎書。

戒鷄說

北山文集

卷之五 序記

十

暑雨敗墻。群鷄聚食墻下。餓狸探隙而入。內一雌顧志雛
子。獨不飛竄。遂為所搏。諸雛終日零散。暨昏暮團聚。則驚
呼啾啾。不勝其悲。鄭子痛老雌被害。而遺其孤。傷孤。雖失
母而無所托也。晨興以糠粃聚群鷄於庭。而戒之曰。蒼牝
不幸。受餓狸之殺。遺四孤於此。羽毛未長。嘴距未利。號上
相倚。爾等既無豪鷗。復雛之勇。當念卵翼同群之愛。切保
護。離子。栖息之間。飲啄之際。皆善視之。勿謂天性喜聞。氣
盛有力。幸彼孤孱。而摧壓之也。毛血未乾。無處相忘。正當
以氣愛相結。自蕃其族。嚙吻之禍。尚須自省。雖米尸鄉翁。
此言無戲。

今之所謂四民者，士則有學，農則有畝，商則有貨，皆不游散四方。其將散者，惟工商二流，所以為工商者，必有所挾。工挾藝，商挾貨，猶舟之維楫，鳥之羽翼，無須更可捨。故有所挾，則得，無所挾，則困矣。相士毛生之來，未露見所挾，而先出其集詩，又要余同賦，語意勤切，三四至，余憐而問之，曰：處士之藝，何如？取對曰：吾之藝，視人貴賤壽夭，如開眼見黑白，探隱匿而中其微。余曰：得所挾矣，何患無知者？携一敗篋，自可弛檐得名聲，不但蘓妻子也。詩何所裨？取詩文亦不當相付，無乃使人疑子之術，謂其挾彼不挾此耶？毛曰：不此山文集

卷之五 序記

十一

然，吾家三衢，以儒為業，箕裘驟敗至此，故所在非特喜為士大夫談說，而士大夫亦喜為吾賦詩。此篋中之所為富也。余曰：若謂種習自筆視中來，則請子收拾詩編，謹藏之。第余終不敢以詩所挾。

畫說

唐人能畫者，不敢悉數，且以鄭虔間立本一人論之，其用筆工拙，不可得而考。然今人借或持其遺墨，售於世，則好古君子先震而後立本無疑。何則？虔高才在諸儒間，如赤霄孔翠，酒酣意放，搜羅物象，驅入毫端，窺造化而見天性。雖片紙點墨，自然可喜，立本幼事丹青，而人物闕其才術。

不鳴於時，負慙流汗，以紆勞奉，研硯是雖能，揆馮窮畫亦無佳處。余操是說，以驗今人之畫，故胸中有氣未者，所作必不凡，而畫工之筆，終無神觀也。吾友王能甫，溫潤博雅，器局高遠，探古之餘，感物寓意，見諸揮灑之間，莫不種高妙。余合篋笥無物，幾得一紙為家藏之富。而十日一水，五月一石，正如故人所謂能事不受相促，迫久而未得，全得之矣。而余驗畫之說，益又可信，故喜而書以謝之。

記早

建興戊辰歲無秋，鄭子澆田不數畝，在橫溪之陽，旱穗猶可捋也。八月十一日，與租客分取之，是日大熱，張小蓋坐北山文集 卷之五 序記

十一

大田中無林木可依，左右烘灸，去啜死無幾，忽自謂曰：居無苦樂，隨吾所安，物無小大，生於所見，以樂視，若以大視小，安知今日焦熱之非清涼也？既作是念，日前種：開曠，吁陌委曲如深簷，廣廡，禽鳥往來如幽人佳客，一塊之士高於太山，一根之蔓茂如喬松，俯視螻蛄蚯蚓之窾，亦遂然幽隱，有巖谷之趣，微風入洞，葢萃葉之間，佳聲風然，小蓋翻飛，而長空熾爛，已化為嬋娟萬頃之寒，浸御風之興，泠然不淺，鄭子然後知動靜哀樂窮通得喪，大率如是。當作一理，觀蝸角有綿蠻之國，非莊生過論也。作記早。

堂上堂下韶之樂也前俛後仰周之冕也上下前後之不可相易如東西之不可易位去古既遠寔以訛謬遂有混其樂平其冕者一朝士憫之越職而言於朝以為韶樂之作欲象宗廟朝廷之治也則上之象鳥獸萬物之治也則下之周冕之制前而接物也則俛之後而入道也則仰之今樂無上下冕無前後非聖人之意請更正之當時議者稱是朝廷下其說而有司踈其越職乃謂作樂自有上下以門閥內外為辨謂無上下者不識門閥界辨故也冕之俛仰自如古制謂無前後者乃其人反戴之爾眾口證之朝士不能辨獲譴而去嗚呼疑其跡之無以自明則目前北山文集

卷之五 序記

十三

可見之事亦至反覆其奈之何哉雖然越職言事朝士之過固也謂不識門閥與反戴周冕則寧有是耶不知以門閥為界容或有之謂反戴周冕豈有士人而不識裏帽乎甚可笑書以示季平

說二賈

昔有二賈俱自藍田持玉入長安其一所齋溫潤光細可為裁雲之尺可為搔頭之簪可窳而簫可凹而盃又如西王母之白環晉靈公之宮視帝王符璽之璞宗廟瑚璉之材亡不有焉其一所齋黝醜雜碎玷而不可圭者瑕而不可璧者黑色之玖赤脉之瑞又如范增已碎之斗盧同已

破之碑。燕國不暖之殲。李氏餐餘之屑。如此而已。二人相
遇於道。互見所有。弱者自料曰。彼所藏瑰妙如是。過識者
必得善價。吾恐他時能與鬻釜錡賣土。斃者爭先爾。巨賈
既至。坐稠人中。出一二微者。則人已蹂躪爭售。輒匱而不
能拒。弱者曾未及聞。偶昏暮失道。墜於百仞之谷。叱吸霜
露喘。有餘息。一日巨賈過其上。其人仰首大呼曰。亦當
念藍田有同懷。玉者乎。失足陷窞。無路可出。飢寒雖切。骨
然私視篋中。醜雜碎者尚在。撼之。猶覺瑤然有響。君能
扳搖出我。飽暖安慰。還其傷敗之魂。則非特脫死之恩。甚
大甚重。他時羅列勳物。萬一爭先於釜錡瓦甓之間。尚有

北山文集

卷之五 序記

十四

遠德。巨賈憐而遂之。某也。平時學校間。挾持小技。耽踣相
繼。心知左右出人數等類。二賈抱玉。求人長安時。其後左
右發靈所學。曾未萬分之一。而富貴袞。歎至類。巨賈售
玉時。某身適冠盜。失家無產。衣食單薄。類弱賈失道。陷谷
中時。負葦芒。戴頰甲。乞憐吐實。類仰首大呼。時故書是說
以告左右。

北山文集卷之五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六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裔孫鄭世成梓

送樓仲輝知温州序

某與舍人樓公卿并學校視席所業經幼時無不同也故
欽慕之心為久且親至其聚散出處之跡則常不及同焉
政和辛卯某不得為鄉貢士而公升禮部越二年癸巳某
以貢士不得第而公奏名矣是其初已不得同也其後公
歷仕路翱翔二十年而某以布衣窮悴亦若是之久中間
自覺如水禽浩蕩見人即飛自然相避是其後又不得同
也紹興丁巳公為左史舍人某適為西府屬官省戶印舍

北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隣比意謂異時學校之歡可尋矣而公乃謂名不可以獨
享將有忌而爭之者束手藏筆六請君相鼓枹一笑而扁
舟已在大江之外矣至於今是又不可得而同也噫聚散
之異乃爾耶雖然初不得同則業不侔也後又不得同則
命不侔也二者皆冰炭所及今所謂不得同者則暫而
已矣門方吹竽操瑟馬往衆求鼠腊懷璞何之如某失耕
鋤之利而從升斗廢山林之夢而觸塵埃寧能久為是耶
赤松生春雲吾其望故廬而歸矣公於時回首三十年之
雅略去名勢鷄肥黍熟相與開書論古今慨興亡而浩歌

則後日之樂庶乎其可以同焉。俟他日有翻然出為天下之志，則子當起彈其冠。

薛孫小名序

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箋謂承華者鄂也。鄂得華之光，明則韡然而盛，亦猶弟以欽事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詩人與之。余既名叔義，長子為華孫，今有弟焉，可為薛孫。遂孫小名序。

章即生子之月，余新除監察御史書至，其家德文小名其子曰臺孫，邢即生子之月，余以祕書少監出陝西得詔遣書見報，且請小名。其子曰臺孫，烏臺少蓬皆借外北山文集卷之六序記。二。祖官，他時兩孫長大登科書小錄，能念老人否。

胡仲容隱序

木偶困漂，古人所嘆。蓋流落羈寓，終不若里舍田園之樂也。鄉士胡仲容，不見且二十年，一日相訪，臨安問其所止，則曰買居華亭，勞以羈寓流落之語，則仲容殊不領。方從容謂子曰：華亭之居前名之以隱，後榜之以茅蘆，置其間者，皆書史圖畫琴瑟筆硯之類，與之遊者，皆邑之賢士大夫。子聞其言，始恨慰勞之語不應為仲容發也。大抵學者急於修身，修則無往而不得其所，仲容去桑梓而無羈寓流落之色，買居清間，而有里舍田園之趣，蓋善修其

身者欤，雖然修身不可一日怠也。君之告我者果信也，則書吾言於璧而益自勉焉。

送井都運出峽序

自古理財佐軍興，惟劉晏有功於國。晏之為財可計乎？曰專漕事，歲置四十萬斛，曰權鹽，歲收六十萬緡，曰用常平法，諸州米率有三百萬之儲，用是三者操其低昂，故自見錢流，而舊史謂為管蕭之亞。西南被兵而來，理財佐軍者其入數可計乎？曰用糧，則歲食一百六十餘萬斛，而糴居其半，曰用錢，則歲支三千萬緡不啻，而鹽酒稅亦半之，心勞力苦皆有功於國，然而以罪廢以病免，以憂死，不得善死。北山文集卷之六序記

後而去，理財之數過晏遠甚，而名稱不得與晏齊，何哉？蓋晏經第五琦之後，其所羅取徧江淮，非若今日東不出陝西，不至渭，指聚腋削，垂二十年未已者，止蜀一隅受之，其不晏若者如此，晏專以懲遷為術，而佐以禁權諸州儲米，復周流出之以救所無，今所以取蜀者，既倍越常賦，而粟帛之征責辨於鈎鎌機杼之間，軍猶以懲期告，無餘資可貸，匱矣。其不晏若者又如此。江淮之財，轉以輸軍，舟軍可致，故庾有粟，帑有金，則官不復憂，百姓不復知。非若蜀道險巖，推挽不進，萬山之間，急流盤屈，舟破米沉，則追遠填塞，無有窮已。其不晏若者又如此。今昔之勢不同如是。

尚安得與士安爭名乎况復印紙為弊取於民與真錢同
用於市三幣僅比一真取數愈多用數愈賤軍不加裕而
民益貧主計者以廢為免以憂死無多怪者吾友憲孟大
監以材能任用自維揚受命入蜀為帥為漕再為四路轉
運副使其理財佐軍之日心勞力苦比他人獨久且多紹
興甲子代者合符治行有日其命酒酌而賀之曰右護軍
十萬衆劍內外分戍之供饋散取諸郡而艱難之狀如前
所云支出愈後則諸營已無炊烟雖婦人女子亦謀而出
此皆異時已見之事若乃馬嘶塵起關外有急則芻糧倉
卒頃刻有禍宜乎主計之官不得善後而去今憲孟俛仰
北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四

數手軍中飽暖如一日申酉之役重兵陝輔成功不以無
食而還大將裨佐卒隸今皆願留不可得公乃乘春水未
滿之時舟楫告具浩然望三峽嘯歌而出勢如釋縛解繫
而就安曠豈不樂甚矣哉又再酌而言曰憲孟去無負吾
軍矣然則蜀人思之乎曰思則吾勿知也大抵吾民之財
憂危取之則彼輕安樂取之則彼重朝廷方為生靈偃兵
蜀人但知閉戶休息以補養累年刻剝之痛徃時撲被抱
子驚恐相問之事今已忘之矣而乃謂軍籍增倍備禦不
可廢取財猶如故幸一旦舍籌策而去尚安爾思乎或者
士大夫之思在其後所未知也憲孟安恤此酒闌舟動子

行矣

烏有編序

長短句亦詩也。詩有節奏，昔人或長短其句而歌之，被酒不平，謳吟慷慨，亦足以發胸中之微隱。余每有是焉。然賦事咏物，時有涉綺靡而蹈荒怠者，豈誠然歟？蓋悲思歡樂入於音聲，則以情致為主，不得不極其辭，如真是也。毛居士逢場作戲，烏有是哉？輒自號其集曰烏有編。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興

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

北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五

民間疾苦，頒條教，約與為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閑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為溫人，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即嘗為刊於石。爾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跡流風之地，吾今求其像繪置堂上，徙其石刻列之兩旁，使後人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為宜乎。幕吏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言曰：真紳小知子，顏公子友之後，自顏舍為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

戶並立，果卿常山之名，既凜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振顯於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上世，允能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知善為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為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猶以為不足道，觀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旻誣之，李峴非之，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憂國而不知禍之及已，此蓋能以事親者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姦鈇逆鼎之旁，二者唯人所自擇而已。北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六

矣。公為政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以銷杞載輔國千古冀壞姦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衆以為宜，則子為我記於石。

西征道里記 并序

紹興乙未，上以陝西初復，命簽書樞密樓公諭以朝廷安輯混貸之意，某以祕書少監被旨參謀是役也。審擇將帥，屯隸軍馬，經畫用度，詢訪疾苦，振恤隱孤，表揚忠義，公皆推行如畫。上意故其本末次第，篇吏不敢私錄，至於所過道里，則集而記之。雖搜覽不能周盡，而耳目所際，亦可以驗遺蹤而知徃古。與夫兵火凋落之後，人事興衰，物情

向背時有可得而窺者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舟山北開
六月二十四日至永興七月十三日進至鳳翔越三十七
日府告無事公率官吏以歸水陸凡六十驛往來七千二
百里本計七千一百九十里水里以未至縣十里右通直
河水南侵自嬰子坡後路旁山回程衍十里
即尚書戶部員外郎李若虛參議左朝請大夫新差知吉
州軍州事江少虞左朝請郎新除陝西轉運副使姚焯棧
宜右從事郎新湖州德清縣主簿樓垺書寫機宜文字左
朝奉郎行大理寺丞王師心右奉郎監行在權貨務闡
大鈞右宣教郎前温州平陽縣丞郭子欽幹辦左朝散郎
主營台州崇道觀李孝恭提舉錢糧右丞直郎前江西提
北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七

刑司幹辦事穆平左丞直郎新泉州永春縣丞王晞韓右
文林郎前監潭州南嶽廟曹雲右迪功郎新潭州善化縣
主簿宋有右從事郎葉光准備差遣右文林郎前建州建
陽縣尉李若川點檢醫藥飯食凡一十五員左宣教郎試
秘書少監充樞密行府參謀鄭某序

行府舟具歛發前一日宰執出餞于接待院二十二日道
銅口臨平鎮長安開宿崇德縣二十三日石門皂林永樂
由秀州城外宿杉青閘二十四日兩吟首宿平望二十五
日大風阻吳江不進二十六日吳江縣登垂虹亭宿平江
府二十七日許市望亭宿無錫縣二十八日瀟葑樂杜橫

林宿常州二十九日，犇牛呂城，聞宿丹陽縣，三十日，新豐丹徒鎮，宿鎮江府，五月一日，行府官望拜于府庭，二日，會茶丹陽樓，登連滄觀，三人馬輜重渡，三日，濟渡至瓜州鎮，楊子橋，宿揚州城外，四日，邵伯，聞車樂，宿高郵軍，會茶韓世忠園，五日，樊良，丁至梵水，宿寶應縣，六日，黃蒲鎮，河橋，宿楚州，七日，磨盤，宿淮陰縣，八日，高秋堡，洪澤，聞宿瀆頭，九日，龜山鎮，宿泗州，僧伽有像而未塔，劉麟嘗因賊翁誕日，祝辭而鐘輒無聲，叩之墜地，麟縱火焚寺去，住持云十日，治陸，十一日，樓宜，姚焯等三員，管押激賞庫行，十二日，

唐家店，湖口，宿臨淮縣，十三日，中路，宿青陽驛，十四日，馬

北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八

翁店通海鎮，宿虹縣城，因隋渠為壕，潞水深澗，城具樓櫓，虹西諸邑，往者皆城，虹獨堅密，豫賊蓋自此為邊也，隋自虹以上為陸，木已叢生，縣以東，水接淮口，淮地卑而縣西北隅有湖，曰萬安，東西百里，北南半之，豫賊引湖擁城而東南，出其流於隋，又淮潮可登，三十里，與湖水接通，小舟若置闌於泗，以時入潮，又畧治隘塞，則數十斛之舟，可致宿無疑，或謂引五丈河水入蔡河，上皇奉玉清之所也，由殿後小竹徑，登景命殿，出前廊，福寧殿，福寧是謂至尊，寢所簡古不華，殿上有白石，闊一席地，聞祖宗以來，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東廡下曰洗面閣。

曰司旃閣餘不能記由殿後稍北至坤寧殿、屏止畫墨竹蘆雁之類然無全本矣。也設畫類此自福寧至孝思殿前一

殿即欽先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皆在由欽先出肅雍門至玉春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後見陝西諸將自言數對劉豫於此堂、左竹徑之上曰迎曦軒石為圍爐對迎曦日月幃、有御書銘曰巍然屏石秀色拔塵仰止雲竇乃與月鄰安符厚德靜樂深仁俯鑒沼沚永固玉春之下鏤石為曲水又至修內司謂是寶繪堂兩旁軒閣不能悉記復由延春閣下稍東今太母之故居不敢詳也過小門入錦莊無雅飾用羅木作假檀香堂後有池左

北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九

曰挹翠軒右曰觀瀾軒上曰棲鸞閣寢室之旁曰紫雲閣中有小圍爐可坐三人爐四柱承以雕蓮入睿思門登殿殿左曰玉鸞右曰清微後曰宣和庭下皆修竹殿後左曰迎真軒右曰玉虛軒迎真之上曰妙有閣玉虛之上曰宣道閣又一殿忘其名自此列石為山分左右斜廊為複道平臺、上過玉華殿由玉華下入抵後石屏亦御書左序有軒曰稽古宣和東廡下五庫以聖德超千古為號皆塗金抹綠小牌庫上曰翰林司曰寶閣西廡下曰尚書內省餘不能記復由宣和西趨曲水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字文法帖之類登瑤津亭、在水間四面樓殿

相對不能徧至，自理津趨出，過拱辰門上馬出，後以閣視所置忠銳，將留二日，京師舊城外不復有屋，自保康門外西至太學道無數家，太學止廊廡，敗屋中存敦化堂，榜猶在，兵卒雜處其上，而牧豕於堂下，國子監令以養太學生，具窓壁，畧如學校，都亭驛東偏廳，棗棟牌尚是偽齊年號，糊窓用舉人試卷，見當是試題及舉人文字，專用本朝廟諱，瓊林苑人嘗以為營，至今圍以小，城今明池，斷棟頽壁，望之蕭然，四日八角鎮，醋溝宿中，五日白沙鎮，圃曰宿鄭州，六日侯家莊，湏水鎮，宿滎陽縣，滎陽濟水復出之地也，濟入江不與江合，橫江而出於滎陽，復入地，至北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十

陶丘而出，故禹貢記濟水謂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往年京師之水人不知所從，但言鄭州積水不決，蓋濟水也，周德修侍郎云，七日洪溝，店道旁隸三大字，曰漢洪溝，今雖草莽間，似有長坎，然必非楚與漢畫者，又孟店，汜水縣，鷲坡子，洛口鎮，宿鞏縣，汜水即行慶閣也，過閣乃下視大河，與營相望，洛河又在大河之南，洛口牆數圍，間之即所謂洛口倉者，八月十八里朝拜，昭厚陵，又七里，過黑石頭渡，十里鳳凰臺，又拜五里會聖宮，宿偃師縣，仁廟永昭陵，最與英廟永厚陵近，昭陵因平歲種栢成道，旁不坦，而周以枳橘，陵四面闕角樓，觀雖存，顛毀

亦半，隨闕角為神門，南向，門內列石羊馬，駝象之類，神臺二層，皆植栢，層高二丈許，最下約闊十五丈，作玉水道，臺前與內門裏，及大門外皆二大石人對立。欽慈曹太皇陵望之可見，又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今無屋而遺基，歷歷可問，餘陵規模皆如此。厚陵下宮為火焚，林木枯立，諸陵洛河在前，少室在左，嵩高在右，山川佳氣不改，而室屋蕩然，聞皆為實珙所毀，守陵兵級云九日石橋店白馬寺宿西京，號三川者，即黃河洛河伊水也，伊闕又名闕塞山，又謂龍門，大內對伊闕，望王屋不百里，宮牆之內，草深不見遺基，舊分水南水北，居水南者什七八，今止水北。

北山文集

卷之六 亭記

十一

有三千戶水南墟矣。

四程曰知州翟襄調子城東近添五百餘家

白馬寺漢明

帝所建，今惟瓦礫，府治後園有堂，曰畫錦，翟襄所為，襄本

西洛人，今為鄉郡故云。十一日榆林鋪磁澗宿新安縣，未

至新安十里許，道旁山石一柱，裂勢欲傾危，過者畏仰視。

父老真縣令，皆言章聖封永定將軍，半山有廟，月嘗賜錢

三十千，然無文識，可攷。十二日缺門鎮，千秋店宿沔池縣。

行十里，過會盟臺，沔池新安之間，溪山人家如東，勃用溪

石壘，牆十三日東西土壕乾，壕宿石壕鎮，杜甫作石壕新

安吏二詩，即其地，是日陝府安撫吳琦甲馬來迎。

他郡守迎送不

錄者行府專為陝西出也

十四日魏店橫渠宿陝府十五日望拜召公

甘棠木舊在府置西南隅今亡矣。郡有召公原，盡處置
府縣七，而夏縣平陸泫城今皆隅河。夏距城九十八里，即
溫公涑水也。潞河築二小城，時一二騎揭小旗偵邏，或
放牧堤上，馬繫渠在城之東南。人破陝所自入，初陝之
圍也，郡將李彥仙固守，彥仙遇士卒有恩，方城中食盡，煮
豆以啖其下，而自飲其汁，雪寒單露，將枝反加以衣，彥仙
復持以予寒者，城破巷戰而死，覆其家，郡之嬾人女子猶
升屋以瓦撻賊，哭李觀察不輟，故陝無噍類，父老謂
不得城，無食歎去，適有人告以馬鬃渠可入，城遂陷，始
取西，而全陝沒矣。十六日新店曲屋宿靈寶縣，南五里，
北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十二

即函谷，十七日黑曲稠桑靜遠鎮，宿胡城縣，十八日乾伯
鋪盤豆攢節店宿閿鄉縣，閿鄉胡城二縣，元屬魏州，太平
興國三年隸陝府，自府界至魏三十里，是日魏守賈珙父
老迎於胡城之東，胡城南桃林塞，即武王放牛之地，閿鄉
縣治對荆山，一山自秦川起至閿鄉，荆山之西皆為秦嶺，
退之赴潮陽，度此嶺也，中條在大河北，與潼關相對，又東
則首山也，伯夷居水北山南，故謂首山為首陽，十九日閿
東店潼關，西店西嶽廟，行府官謁於祠下，至華陰縣出
南門，朝謁雲臺觀，然後還宿潼關，或謂是古桃林塞，河山
之壯，俯視他閿，獨城內蕪廢，華州差使臣番休守閿，門

北向入踰半里大河洶湧乃涇渭洛三水會處號三河口
洛水有二一水自藍田由高入西京所謂伊洛者一水自
西夏由常鹽之間出保安同州至陝華與涇渭合所謂三
水之洛潼關三獨河口下無屏障道上人馬河北皆見之
若稍加營治戍兵其間未易踰也關以西漸與河遠是日
知華州武功大夫龐迪甲士迎於關西店嶽祠草創門石
明皇大碑火後剝裂有隸數百字不復連文約六丈高蓋
壘石成之庭下四石闕裴度出淮西題名刻其西偏副使
馬恁行軍司馬韓愈判官馮宿李宗閔之徒不能悉記雲
臺觀屋存無幾獨聖祖并章聖皇帝御容所在曰會

廿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十三

真殿無恙壁間御像如新老道士云以南極壽星榜其上
給故得不毀觀後希夷祠堂前石刻太宗皇帝御
書并詩有蒼生徃世爨凋殘今我如同赤子看大闡無
為三教盛承平方說四夷寬之句又一章有喰霞成鶴骨
餌藥駐童顏靜想神仙事忙中道路閑注萬謂朕中亦得
情務忙道之閑也
又一章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
微詔總把三峯乞與君一章聖皇帝賜道人鄭隱一章有
酣醉皮裘思曠迹行高終自有人知又一章賜鄭隱歸山
盡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徧遊萬壑成嘉遁隔
出千峯翫治平仁宗皇帝賜武元亨一章只向身邊有

大還胎神月殿在秋天三靈容像誰分別尸質清虛本自然詩石皆無毀闕老道士又指一古槐謂是無憂木希夷嘗藏書槐腹中觀依華山而立蓮華峯仙人掌石月玉女盆二十八宿明星館石鼓山皆在最高處獨蓮華峯仙人掌可望而見蓮峯下有瀑布水簾仙掌石間隱然有跡如人對面出右手上擎偃月玉女盆即杜甫所謂安得仙人九節杖挂到玉女洗頭盆是也雲臺西即劉禹錫所見道士種桃若霞之處所謂玄都觀者今亡矣華山書疏謂華山十字分之四隅為四州蓋謂東北為冀東南為豫西南為梁雍又土人言有康通判者嘗與東坡為僚踰百歲從北山文集

卷之六序記

十四

弟子四五人往來諸峯間無定處然土人不能具道其名又有道士能言張確之子密為豫賊守華嘗題詩曰群山起伏朝靈嶽恰似千官奉至尊吳蜀未平宜假手願將餘力致乾坤二十一日敷水鎮柳子店將相鄉按石刻乃郭汾陽之里宿華州上治對少華對太華者華陰也二十一日赤水鎮東西陽村宿渭南縣二十二日零口鎮新豐市道北一里有馬周廟宿臨潼縣華清宮之西館宮後即驪山新豐古城故驪戎國故山以驪名山間宮殿基址皆在連理木在長生殿之上蓮花湯發自山足為石渠引泉入室雕白石為蓮開十竅以湧泉號白蓮池即妃子浴所次

太子泉，次百官泉，雖蒙故號，僕隸今潛之，獨白蓮尚浴士大夫，西館即當時遊幸梨園憇寓之地，明皇自臨潼為復道，往來長安，按石刻可盡見，今止有玉石像一軀，立荒廟中，二十三日，灞水漲不進，是日知永興軍節制諸路軍馬張中孚，渡輕舟來迎，二十四日，灞橋鎮澆水長樂坡宿永興軍，以漕居為府治，後有涼榭，別為一區，堂下張芸叟輩數人題名，刻石東門外，興慶池，乃明皇藩邸，灞橋漢周勃以下迎文帝之地，常樂坡，唐人餞真卿使希烈之塘，鄜縣，夏之扈國，府西北一百五十里，即奉天，奉天元隸乾州，熙寧五年廢乾，故隸府，二十五日至七月七日行府並治，北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十五

事永興軍，八日楮林店沙坡偏店宿咸陽縣，在渭水之東北，未渡渭二里許，有故墟，謂是舊咸陽，自楮林道旁，土墩西入十里，即未央宮基，又蒼頡制書臺，樽里子墓，皆渭河南，不及至也，是日環慶帥趙彬甲士迎于咸陽橋，九日，魏店馬跑泉高店宿興平縣，馬跑泉高店之間，塚土數尺，高拱，雜木二三本，曰楊妃塚，十日東陽臺馬嵬坡東扶風宿武功縣，馬嵬旁短牆周圍，路人指謂妃子死所，縣之報本寺，唐太宗所生之第，殿後一堂，中有神先像，而繪諸帝子壁，報本之東，又有大佛閣寺，僧亦謂是李氏故居，實太宗之所生，未能詳也，自榮陽以西皆土山，人多穴處，謂土

理直無摧壓之患。然見路旁高山多摧拆存者尚如半掌則土穴疑有壓者。居人當自能擇福。惟武功大佛旁一洞數里遠。報本寺僧云。洞置自巢賊時。今人又增穿之。中間避亂千餘家入其中。知而不能取。陝西往々為洞皆所不及。穿洞之法。初若掘井。深三丈即旁穿之。自此高低橫斜無定勢。低處深或四五十丈。高處去平地不遠。烟水所不能及。凡洞中土皆自初穿井中出之。土盡洞成。復築塞其井。却別為入竅。去竅丈許為仰門。陳勁弩攻者遇箭即斃。如是者數重。時於半里一里餘斜氣穿道。謂之哨眼。哨眼或因牆角與夫懸崖積水之旁。人不能知其下繫牛馬比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十六

置磴磨積粟鑿井。無不可者。土久彌堅如石室。但五年前一洞壓死者千餘人。僧云此亦天數。然今陝西遺民半是土洞中生。今人居者頗憊覆壓之禍。於洞下多立柱布仰板矣。武功今屬醴州。是日知州武功大夫趙立來迎。十一日吉林店邏店宿扶風縣。十二日東新店龍尾坡青陽店宿岐山縣。后稷封有郃岐山。即其地。或謂別有郃城。今繫鄉是也。又云郃之繫亭。或謂是武功。皆未能詳。郃縣在府東南百里有塢。即董卓所築。是日注原帥張中彥知鳳翔府。賀景仁來迎。十三日任官村橫水店至鳳翔府。古扶風郡壤地饒沃。四川如掌。長安猶所不逮。岐山之陽蓋周

原也。平川盡處修竹流水，彌望無窮。農家種床尤盛，生民之詩曰：維糜維芑者，蓋謂床也。俗今書糜為床。秦州有床穰，堡床米類，穰可麵可餅，可為碁子。西人飽食麵，非床猶飢。將家云：出戰糗糧乾不可食，嚼床半掬，則津液便生。餘物皆不咽，士卒用小布袋置馬上，遇水取袋漬潤之。尤美邊郡刈床，則自外而內刈，麥則自內而外。蓋床以寒熱，麥以暖熱故也。府置廳事，李希烈所建，無甚雄大，而四面出簷，制度如殿。後圃薜荔堂，東偏中和燕申二堂，亦舊屋，餘皆近剏。東北隅有凌虛臺，東坡嘗記之。臺高絳二丈，不見凌虛之勢，然水竹幽勝，可喜。燕申堂後龜跌大刻，蓋茂正北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十七

德政碑，後人磨去。刺維摩頌，游師雄，後刺九成宮圖於其陰。九成宮隨仁壽中所建，去州百里許。按圖大略，與驪山相似，以有圖且不親到，故不詳載。師雄記謂文帝遣揚素營之，土木之役困一時，死傷甚衆。宮旁夜鬼哭，文帝聞而怒，獨孤后為言於帝，乃解。後遂與后每歲避暑，多遊樂，不歸。東有華清，西有九成，訪遺跡，則見隋唐之不競也。寶鷄縣府西南六十五里，本秦武公所都，所謂陳倉者，自是入大散關，河池。河池在漢為故道為西蜀之吭，之犯蜀也。吳玠既敗走之，道迷不能出，糧且盡，垂軍待斃。趙立為畫歸路，乃得脫。其後立又為先驅道之，再入而玠少却，十四日至

八月十九日，行府皆治事鳳翔，新郾延路經畧使郭浩熙，
河路經畧使楊政，秦鳳路經畧使吳璘，四川都轉運使陳
遠猷，以下各稟議分職而退。二十日，行府遵舊路歸，次舍
道理如故，獨至泗州，由平源天長大儀出鎮江府，然後舟
行，陝西兵歸者禁軍合計三萬四千有奇，雖分隸諸帥，然
各有將分，逐將仍存正副，蓋祖宗之軍政舊法猶在也。涇
原禁軍僅八千，比諸路為勁，而鞏原勁兵盡在戶外，陝西
弓箭手舊一十六萬，今存七萬，復以土田不均，古破無法，
雖七萬人，未必可用。夏國主興州謂之衙頭，衙頭至麟府

北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十八

五十里，諸路今與西盼接壤，惟鞏延最闊，熙河會川城，至
涇原耳泉堡，止百里，以北皆西界也。夏國左廂監軍司接
麟府，右邊地，分管戶二萬餘，宥州監軍司接慶州，保安軍
延安府地，分管戶四萬餘，靈州監軍司接涇原環慶地，分
以邊管戶一萬餘，茲其大略也。某自吳踰淮，道京入洛，至
關陝，其所經歷，得於聞見者，靡不具載，竊觀今日天下之
勢，東南為重，天子駐驛之區，朝廷臺省監司守令耳目親
近之地，故治具比他道為修，陝西諸郡雖號新復，然自渠
魁元惡用意變易三綱五常之外，自餘軍民無不內懷天
日，相與持循檢約束，敢有無國家毀法度之心，故其風

紀視東南猶整也，獨京西京畿與夫接淮甸之地，
何陷沒於劉豫，况威雪燭之中，郡邑無民，官府無法，田
不耕，荒穢猶在，如久病困瘁之人，頭目手足皆有生音，
焦痞涸益未易全復也。朝廷誠能精選長吏，審擇必
於三京量戍士夫使之撫視凋瘵，修治閔塞，於年歲
一養氣血，與東西上下，脉絡流通，則天下平矣。

溧水縣學記

之俗，非大陋鄙，未有不興教化，崇學校者。溧水縣興
熙寧己酉，邑宰開祀為政之年，至紹興丁巳，邑宰亦

謁廟之日，學所存者，僅惟門殿，梗莽頽翳，蕭然煨燼。

文集

卷之六 序記

一九

季侯延長老問之曰：邑萬戶，俊秀可儒雅者，宜衆，其
與出力，飾新茲廢者，豈薄子弟乎？長老愀然進曰：披
來邑政之廢，甚於學，田桑不殖，賦取不均，餅閒穰豆，
以飽文書至門，征所無則憂苦無聊，勞吏為無計，今獨
討良令求生全，他未皇也。侯聞之，夜不能寢，旦起治政，
以隱租匿役，邑之大弊，置度立程，若將廢治者，敢吏悍
以歸，誠自出邑賦太平，於是富者安，貧者樂，婆娑從容，
公暇日，問孝悌忠信，爭先為之，長老又進而言曰：公向
發而不飾者，今茲敢請，侯即日為率僚佐，詣荒宮，經營
噴黜，有區處則退，而市材鳩匠，以繩墨授梓人，俾次第

旁屋皆以舊毀為制，為堂為廡為樓，處士之舍，寓實之次，器用之庫，庖湍之所，外至小學，為屋一百八十楹，自經始，距紹興十年二月丙午，凡二十有八月而落成，皆廉用積餘，植什補壞而為之者，士既鼓篋，上丁釋奠，升降拜起，人方知在儒雅教化之中，而輪奐鼎新之自初弗知也，嗚呼，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古之制也，而夫子荅問之言，則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學校之興，必在富庶安樂之後，苟斯民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雖有庠序，其得遊之，此邑長老之意也，雖然，常布之士，群居於詩書禮樂之間，漸染以仁義中和之澤，他日得時行道，與夫朝廷取以

心山文集

卷之六

序記

二十

知肯齋記

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肯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嗚呼！古人能取喻如此，世之甘糠乾嚙蔬薺者，雖五鼎七牢，百珍八醬，置其側，彼未必以為羨者，以其未嘗得味耳。鄭自五季家金華，皇伯祖中散洎先公奉議三數公，皆涵泳儒學，後世枝葉分派，詩書凋零，子弟用幹蠱克家，其嗜以為日用者，或至食蓼忘辛，而常編澹泊之言，有

在督競間者矣。其稟生竒孤，耕無田，居無屋，見他人有芻豢雋永，則染指流涎，不能自己。故得粗見道腴，無甚餒。紹興二年既登進士第，至九年備數禁庭，雖自知事業無以踰人，而人或不見謂不肖。族兄信仲慨然嘆曰：「肯瀟嘉肴之肥人也，吾知之矣。」雖然，吾宗蕃大，豈無醍醐酥酪若盡取六經諸子之言，設為膾炙，以作成其美，則他日饜而飫之者何獨弟也哉？於是即舍之東偏闢館聚書，教其孫子，而使其命名焉。欣然援筆誦記禮而榜其齋曰：「知肯。」

思耕亭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 上命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

北山文集

卷六

序記

二十一

州示休息兵革，裁省用度之意，本路轉運判官兼權知利州事王陟，乃移治城南，虛其郡舍，而宣撫使居焉。舍在城之西北隅，有亭名清暉，築于城上，即山東嘉陵江峻潔于其前，亭蓋以是名也。歲月久深，榜目已廢，規撫冗陋，土木垂墜，轉運公治而起之。某一日置酒其上，會賓幙問曰：「茲亭新矣，吾以思耕易其故號可乎？客疑而進曰：「是於亭何義，且強而仕，老而休，一犂谷口之雲，於公豈不甚樂然，公方為上經理西南，斯民日幾阜康，不思以此報政，而歸耕之思乎？某曰：「意嘻，豈為是哉？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子實有感於斯亭，夫嘉陵之源，發於鳳之大散，旁田故鎮，

繚繞漁閼，循岸而出，力未能載，自漁閼下武興，浮三泉，而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踰劍入閼，東走安漢，疾趨于合，之漢初已，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夔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閼，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灤頭逆數至漁閼之藥水，號名難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犇者，又崎嶇雜亂於諸灘之間，米舟相衝，且盡犯險，率破大竹為百丈之筏，纜有力者十百為群，皆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却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遇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人恃有此，頗復盜用官米，變賊厚罪大，則鑿舟沉之，

歲隔刑辟，與藉入亡家者，亦粟而有，故漕粟之及漁閼者，計所亡失常十二，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耕也，武候以草廬素定之畫，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吾君誠心善鄰邊，鄙不聳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蕩洗煩苛，塞卒十萬，今皆橐弓捲甲而卧，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闕外，率以平歲，縵田為準，不計狼戾，第得粟一鐘，即減漕粟三鐘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晁錯所謂足支五歲，則時赦農租，當下天子之詔，凡此皆某臨流之所深念者，賓慎聞而稱善，某曰：謂吾言善，則願與公等勉之，紹興十四年七月日記。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七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裔孫鄭世成梓

周易窺餘序

窺餘窺竊易家餘意綴緝而成也。老來心志凋落健忘自覺所學漸次遺失恐他時見童輩有問寔就荒唐無以對故取平時所誦今昔易學與意會者輒次第編錄時自省覽此窺餘之所為作所為名序之所為縷也。伏羲氏畫八卦古無異論至重卦則指名不一鄭康成輩謂神農孫盛謂大禹史遷揚雄謂文王汝為神農之說者曰來禘之北山文集

卷之七 序記

一

利日中之市固已取諸益取諸噬嗑豈應後來方重卦神農之說破則盛以下自當無語矣孔穎達玉璠又謂伏羲氏始用著十有八變而成卦觀變之數則用著猶在六爻之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而書契之作取諸夬重卦者非伏羲乎伏羲氏畫卦又為重卦文王為卦下之辭又分上下經孔子為十翼周公為爻辭此易緯所謂三聖人而周公不與者周公本文考之志而為之舉文王則知周公之聖也穎達既堅守彌論不核後之立異相可否者猶未已要是指擿相勝無明白證據當以王孔為允復有疑者曰爻辭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此蓋不考明夷爾爻在羨

里無自謂文王之理亦不得先謂箕子為明夷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公作爻辭何疑馬融陸續皆知此意也繫辭曰知者觀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遂又疑夫子不應自贊如此彖繫必文王所為也曾不知卦下之辭乃文王所繫其所繫辭亦可謂之彖夫子於上下繫特贊序之與夫子所為彖繫自不相礙范諤昌誤疑乾彖與文言重複而謂文王為彖者亦此類也至於十翼之目亦復紛紜以彖象繫辭三者各分上下而與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號為十者穎達主之彖也大小象也上下繫辭也乾坤文言也

北山文集

卷之七 序記

二

而與序卦說卦雜卦三篇號為十者胡且主之以象分大小而不以彖分上下且說為勝以文言分乾坤似未安去古遠矣學者要當以意所安者為是故兩存之以俟來哲通乎此然後可以讀易或問曰子為書始也蒙何也曰子於乾坤不敢談也易者天地萬物之奧乾坤則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猶委曲載之文言孰謂學者可以一言定乎尊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彷彿則隨子索毋必泐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固未敢妄有窺焉又問坊曰商瞿子木親受業夫子下抵漢魏專門名家者

不勝計雖互有得失之論大槩不過象義二者就其意趣不合最甚者惟李鼎祚王弼其專用象變三十餘家而不足義者鼎祚也盡掃象變不用古注而專以意訓者弼也子為書為象乎為義乎曰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也義不由象出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偏於一而廢其一學者所以難予窺餘所不然也近世程頤正叔嘗為易傳朱震子發又為集傳二書頗相彌縫於象義之間其於發古今之奧為有功焉但易之道廣大變通諸家不能以一辭盡有可窺之餘吾則兼而取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冢大得古書

北山文集

卷之七 序記

三

皆科斗文字不可訓知獨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預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下經及十翼也以是考之漢之易已十二篇但經典十翼自為篇秩非若今易之各附卦爻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謂王輔嗣象本釋經欲相附近故辭與象各附於當爻要之取古本輒相分合二子不容無過然聖人之旨未大悖也併見於序之末紹興壬申正月旦觀如居士山齋書

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過周易者之卦一十三變為二十有六，无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得者八，揲三十有七卦，蠱凡兩書，子志欲集為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於左氏者，各畫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筮史之論，其有疑渾，可加臆說，或近世推占之法，似相契驗者，輒附會其後，仍以入宮分卦，并逐宮之變體先之，共三卷，通號曰左氏九六編，庶簡而易求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陽會汲縣民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秘府，元凱晚得見之，書多雜碎，竒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又別一卷，純集左氏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異哉，予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疏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興庚午正月日觀如居士序

經史專音序

凡字書一音者，韻畧科以四聲，各從本韻用之，無疑自一音以上，韻輒圈之，附圈者，皆字之有他音者也，甚矣他音之多岐，而專音之易失也，後學徂於傳誦，初或失真，場屋之間，迫於畧刻，義復不審，徃々謂圈字可以通用，而不知六經百氏，固有專讀之音，誤取謬用，所不能免，予病此近

為旁通書取音一以上。經史有專音。及名物定號。不相為用者。標於上。而以又音繫其下。訓釋可以發明者。疏於後。本字外。事實可以資益者。并載之。蓋簡而易見。辨而可守也。惟是韻畧音注。比釋文容有不同。而予於圈字。其去取亦各有音別。為叙例。附序之後。通號曰經史專音。凡五卷。陸氏有言。書音之用。本示童蒙。予為是書。攷據不能周盡。其於示童子也。庶幾焉。爾。紹興十九年十二月。日觀如居士序。

達嘗編序

不知病而投藥。非藥之失。用藥之罪也。寒溫違性。佐使非

北山文集

卷之七

序記

五

宜。此方之失。亦信方之過也。已已以來。憐予病者。既分以藥。必授以方。所以體朝廷好生之德。保全羣羸之身。仁亦至矣。近取所得方。集而編之。是皆用而有信。非所謂未達不敢嘗者也。因號之曰達嘗編。紹興二十年正月。日觀如居士序。

畫記

紹興丁卯。承乏坤維嘉州僧。鬻舊書畫於益昌。有絹畫渡水羅漢一軸。絹長二尺許。中破半幅。為之云。是孫太古筆。大古固蜀人。然以素不知畫。其真偽不能辨。但用筆簡易。鋪次有倫。頗似善作五言絕詩者。篇小而意足。如所欲價。

售之事外或觀書少休必取過目如是逾年越戊辰畫隨
余歸東陽遂亡失居閒處獨念之不能忘因志其大都于
此十六尊者行臨清流立孟中者一人置杖於水履其上
者一人背負尊宿杖而涉者一人將濟回顧者二人脫履
就涉者一人坐而舉足欲脫者一人笠首後至者一人溪
之前則坐石上語者二人旁立一人濯足浣衣二人浣已
以衣置木杪者一人舉手招未渡者一人上物不及寸而
相貌衣服竟輒無一同嗚呼為此者可謂能矣嘗觀韓退
之古今人物小畫記謂在京師與獨狐申叔彈碁勝而獲
者後至河陽以示趙侍御覺其感然若有所感問之則曰
北山文集

卷之七

序記

六

手所摹也亡之二十年退之舉而贈之予伯祖中散公敏
甫慶曆間仕宦于蜀至今其家有花木翎毛皆當時所得
趙昌輩名筆竊自念素飽西南近七年所收畫惟此半幅
雖無侍御手摹之勞然易以善價較之彈碁而獲者猶愈
爾特不知能再遇乎不也為之記叙時讀之如見畫焉

三硯記

筆硯書生進業之具予自幼年玩之今六十三矣硯大槩
合記者有三崇寧間先子掛冠歸自長沙不一年棄諸孤
家四壁立忍飢為學不敢荒嘗鑿堅木用以當硯一日於
敗墻土下得折足硯一枚濯滌視之蓋歛石也紋如瓜子

殆是百年瓦礫間物。由是攜入舉場。踰二紀。大小凡百試。紹興壬子。以奉大對。所謂悲懽窮泰。未嘗一日廢其用者。後省親旁邑。弗以偕行。偶里中盜起。居人竄伏。還則硯亡矣。逮乙卯官永嘉。或貽以紫蓮葉。球小而肉薄。謂是觀音石。上初出來嘉。而知者猶少。質比端溪之良。潤微不及。丁巳以後。之省之。寺遊祕館。登曲臺。奏論訂議。無不與俱。辛酉冬。相隨使西。至房陵。卧病郵亭中。瀕死。後雖得生。恍惚健忘。硯失所在。予亦留師坤維。越已夷。又得武昌陶硯。狀如風字。宜墨可意。不減前二者。或謂以愛惜過厚。予曰。適用者貴。唐賢所用。大率皆陶也。檄置兵伍。書判刑殺。應對酬酢。偕在邊塵間者。首尾六年。丁卯冬。奏事。道次武昌。以曩惡暴著。上寬恩。令食奉祠。祿於桂陽。又與偕往。戊辰秋。因事復遺失之。自桂陽移景陵。由景陵南至嶺外。二年間。雖無文字可用。而筆墨遂無所歸赴。近又得一焉。名曰玉斗。衆謂下巖佳品。而予不能辨也。嗚呼。孰謂得喪去來。無數也哉。折足之歛。以盜亡。永嘉之蓮。以病亡。武昌之陶。以事亡。予累硯耶。硯負予耶。碩今老矣。為玉斗者。止用以䟽周。茲寫維摩經。不敢極汝用以磷汝德。能與予相終始乎。誤墜而毀。予當懲元寶。棄予而往。汝亦勿有三硯之

南海島嶼水濱有石數腹而上融結葩華者俗謂石花聞
之老人其根附土石之間莖高二三寸則散而叢生細
管交合不可枚數其狀不一而大體皆類於芝至或圓根
蟠屈鱗紋隱起時有若蛟螭然者扣之琤然有聲謂是海
潮漱齧岸石久而成此於理或是以予觀之鹹水浸淫既
久石皆銷蝕所存獨其筋骨輕沙蕩漾至上留積附麗因
其脉理遂成條達之形其質脆而不堅燥而不潤色不能
全白蓋以土之性在也紹興庚午過一本於封川審其生
出如是政和壬辰予潛里人童少董_{音同}以鄉書西上少董
篋中橫置一物護之惟謹一日強請出之少董曰此琅玕
北山文集卷之七序記

北山文集卷之七序記

八

也上世所愛重將攜至中都更求識者觀之予時少年不
博物但嘗為少董言郭璞謂琅玕狀似珠若不相似然越
明年少董登科予懷書東歸不知其詳後聞嘗持入相國
寺觀者聚首信者多疑者少或曰琅玕雖叢生乃崑崙木
之似王者紺碧而高大與此絕異少董則未信也以疑藏
之按今所見蓋石花也嗚呼物之真偽顧豈易辨哉夫柳
子厚之賈鞭則是有心於飾偽今此石初不以偽欺人而
人自不能識坐不識故雜然稱珍使得所遭則其定價何
止於鞭乎因叙石花併記于此

君子之為政也。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言曰：君子寧久於是，增秩賜金不足報，璽書必及而入，吾邦既借之不留，丐之不聽，則君子之顏色，便如景星在天，不且暮可仰，去思之心骨依乎，此生祠之所為作也。雖然，生祠於古有之，後世行之，獨不可以勢力求，亦不得以謙遜避，蓋一方之誠意，士民之所樂為者，某州孤壘于二廣之間，地狹而瘠，丁疎而貧，并所治縣不千里，守土者謂無財不可以為政，或苟且歲月，付以凋敝終，更善罷，則回首竊喜，謂之脫去，士民之病，所弗顧焉。紹興某年，某官至府，下車慨然歎曰：朝廷以郡紱加我，來是，雖小邦，豈不足以為政，儻以異時

北山文集

卷之七

序記

九

所以奉太守者，悉以奉公。所以取民者，猶取諸已，則郡或可理。於是詢訪利病，守以清約，倉庾門舍摧圯甚者，則斥厨傳之費，以經營之，賦入之外，一錢之用，一月之役，弗以征也。經界法行，戶部以土色稅版責乎郡縣，公先甲而戒周密簡易，吏畏事集，率先一路，以稅書版，民無爭者，黃堂下簾，白日無事，時請學宮，見諸生，告以聖主樂育教養之意，俾自修飭士，咸趨善進業，彬彬然日入於盛，于時公之為政已逾年，蓋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有言之日也。祠之建于泮水，所謂不得以謙遜避者，其公之謂歟，公諱某字某，登某年進士第，某也，承乏教官，所見聞為親，敢摭實

于石而刻之右

草亭記

觀如所僦蒙氏半宅，四向止於壁，累月之後，主人謂予墻
敗不相疑，囊過不見竊，可與為鄰也。又輟屋後三椽，并西
壁外數丈瓦礫之地，俾得榮葺。庚午春，取後屋加窓牖，為
山齋。其冬，窖藏瓦礫，因立小亭其上，深廣皆一丈二尺，覆
之以草，亭成，愚甥楊故達請命以名。予曰：城外草徑縈曲，
里餘至吾居，主人元不以草為廬，踈瓦不相銜，仰見星月，
風雨之所漂濕，懲其陋，故是亭用豐草覆之。吾盤薄，俛仰
既無準，易草玄之宅，幽閑婉雅，又無池塘蔓草之句，斲草
北山文集 卷之七 序記 十

飲水，方見真性。而此亭不甃不飾，無丹無牖，每旦臨之，閱
羲經一爻，閱以著草。考前衍，加深省，或讀黃帝書，辨金石
草木之毒，以養其身。誅詩人之什，觀鳥獸草木之名，以廣
其識。亭之下，雖無果之，菜而夜雨亦可剪，無凱之，竹
而酒尊亦有陰。自蔓草不留之外，其餘抱寸心者，長短高
低，聽其自綠。草屢往來，日涉成趣。雨餘遠望，動搖春風，則
煙草極目，蓋亦草創而有趣者。旁舍皆草茅寒，士時至亭
上，問絕義。說田畝草萊間事，權至則草飲至暮，每事草之
而止。惟是罪大恩深，結草願報之心，登吾亭者，皆所不知。
汝問亭之名，具紙筆，吾以草亭命之。

述臣何思志序

衆美堂記

衆美酒名也。僦破屋三間居之。而堂云者。蓋假堂以足名酒之意。亦猶行脚僧而自謂有彌勒樓閣也。予飲酒少而性喜飲。知友憫憐。沅落或遺酒以溫其無聊。即以一甕雜貯之。辛平甘苦。集諸家之美。混為一味。此酒之所為名。嘗觀坡老書東臯子傳後。然後知事物多寡之理。未有不相為乘除者。坡在惠州。曰南雄循惠梅藤五太守。時々送酒坡。又自釀。率用米一斛。得酒六斗。予之居封也。日買米以炊。無餘粒可釀。德慶梧賀三太守。遇新酒熟。冬歲節則以酒相及。廣帥忽然及之。而不可計為常數。比坡酒少矣。然北山文集卷之七序記

卷之七 序記

一一

坡開居未嘗無客。至朱嘗不置酒。較東臯日給三升。自謂日飲五合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予則無是也。杜門幽屏。客視予如樓道之寓西江。雖相值不以為情。至野人道士。予視之。則又驚麕駭鹿之。若俱不可得而飲。予盛寒之日。其所自飲。又不過一盃。是用酒之數。比坡亦少矣。豈非相乘除之理在是耶。書生窮餓。較量及此。真可一笑。書以為記。使後人而笑之。

記碑礫盃

坡蘇若海南。盡鬻酒器。以給衣食。餘一銀荷葉。工製巧妙。心所甚愛。獨存之。予初抵嶺。右於桂楊。經營得鑽杯十隻。

豈復有銀荷葉視坡蘇益貧矣後三年親識憐予飲雖少而不可以無酒前後增杯累三枚皆海螺類內一枚贈者謂是碑礫色白而質堅予固碑礫頌之然改說文碑礫蓋石之似王者今杯乃蚌屬非石也知杯者謂其材出朱崖非廉州匠不能治取材者不於山而於海得之則曰碑礫也隨材之小大方圓瑣細但其形似某物則廉人取而就之器成則又曰碑礫也得名固矣封州太守趙子禮嘗酌予以碑礫杯比所得長闊加倍肉理細膩而明淨特異要之非石也頻海人皆曰碑礫予其敢獨以為蚌謬記于此以俟識者

北山文集

卷之七 序記

十二

記白朱砂

封有民郭生者病寒瘡治久不愈氣血凋耗日覆重衾壓以銅錢五千重僅免振掉室中無晝夜然火不知溫蓋垂死矣有道士過投丹一粒不移時病者令徹錢不用又少頃去火翌旦再餌一粒起而食飲如常或問藥於道士道士曰此白朱砂也方可得乎道士笑而不應予去年來自湖北隨行僅三人瘡殺其二餘一人汪舉雖脫命鬼手然毒疹不去氣血之枯大率與封民無異宛轉從道士得一粒親手投之踰夕而蘇太守趙公元信一日欣然謂予曰道士肯以方授我矣如方治藥成吾家有喘滿病彌年

者試以投之。喘隨藥定。欲再煨一爐。願得公證明子許之。而往觀焉。自旦起火。抵暮火盡。鼎冷藥色如雪。相與滴水成團。若珠玉之走槃。又經數火。益晶明可愛。嗚呼異哉。元信處心忠厚。視人疾病。如痛在其身。今得其方甚真。豈天以活人之功畀之耶。雖然。世固多異病。亦未嘗無良藥。當病則足以起人死。良藥誤投。亦可以傷人之生。願公秘方御慎與。之藥者。必告之曰。汝所苦如封民。則吾之藥為司命矣。

題靈寶集後

傳道靈寶二書。正陽純陽二真人相授之筌蹄也。其間用北山文集

卷之七 序記

十三

字重複或淺俚及黨恍近怪者。則流傳之誤。好事者之所增益。至其論乾坤之闔闢。陰陽之陞降。日月盈虛。五行消長。與夫形色氣數配之在人。推以在萬物者。皆精深妙密。纒。然蓋古之能言者也。或問書之指歸何如。曰。真有道之言。可學歟。曰。孰可以學之。曰。如純陽真人者。則可以學之。然則世安得皆真人。真矣。何待於學。予曰。不然。僂不可以一日能也。洒濯凡骨。變其庸神。內外如冰雪。與天地之氣相流通。昏且啓。刺不揆。測而契。姑遊戲。此法則猶等級而升堂。無甚難者。有如未然。欲以三百日致還丹于黃庭之下。不已愚乎。彼先達故相問答者。所以啓人為善。

之心，故人逐物之失，但其說恍惚變化，不可求索，佞易也。而難似幻也，而真示以有則，一法必陳，忽化為無，則萬塵俱掃，非知道者未易識。此漢武帝英傑蓋代之主，留神縹緲，盡致方術之士，無所得，則尋安期于海上，僊而可學，帝何至是耶？初平初起，兄弟成仙，化石為羊。群羊羶臙之中，赤松父老，蓋僅視之也。羊既化石，相顧一笑，騎鶴鹿以偕去，比豈一世修行人哉？予于此書，非欲取鏡中花，水中月，惟是寶隨珠而不彈，臨屋漏而無愧者，實有志乎學之。

可友亭記跋

予丁未歲，作小亭于舍西，與山名四尖者正相對，亭四柱

北山文集

卷之七 序記

十四

十教本撰

南北可坐二人，其前桑柘蔬茹，雜以桃李，後則梅楠松栢，黃楊篔簹，小徑紆曲，與求慕亭通，蓋太夫人樓真之隴也。

布衣時，每汎掃求慕，徘徊既久，則攜書至亭上觀之，空翠蕭森，山氣連接，禽鳥自在，聞其聲而不見其飛，往々忘言自得，竟日孤坐，家人求之，復懷書自木葉間出，是時能文之士，以詩相賁者，近百篇，里人待制潘公義榮一詩，尤予心所甚愛，有意掛冠得歸，少加增葺，以遂餘志，近聞義榮已下世，予復身在萬里，詩亦散亡，今無乃使西山有索居之歎乎？因追省舊所作亭記，并錄義榮詩於此，用以自慰。

初集

君不見子猶嗜好與俗殊，愛竹不可一日無，又不見

太白清狂世絕倫，舉杯邀月獨相親。風流二子去已遠，塵埃
邛復聞高人。鄭侯未遇身更閑，躬耕自樂園圃間。開軒
容膝日寄傲，坐對蕉堯萃律之。西山蒼翠如堆玉，松奏笙
竽雲作屋。澄鮮爽氣日夕佳，不學時情易翻覆。田文唾面
真小兒，翟公署門良可悲。悠悠權利悲一世，樂哉此友誰
能知。鄭侯與我論心久，年少相從今白首。對山勿著絕交
書，要須著我成三友。

人面竹說

嶺南以人面竹為柱杖，蓋竹之奇也。其節疏密不齊，密則
節相去不以寸，前平後擁，處偃倮下向，類人之背，平處

北山文集

卷之七 序記

十五

上方下銳，類人之面，竹由是而得名。予始見之，謂如頽孰
之所譜節，音屈，情竹名之，夏節是必中實，偶有折杖剖視之，其心洞洞然

也。嗟乎，竹類人之面，而人不類竹之心也。人心不同如面，
謂面之生不一，而人心隨之。今竹之面如一，其心之虛亦
如一，過人遠矣。夫具耳目口鼻之用者，必謂之人，而其心
或非也。人面而人心者，固稱矣。人面而心不然者，果人也
歟？竹無耳目口鼻之用，偶以體似故人面目之，曾不知中
虛且直，心與面如一，彼非特人面，而心亦人矣。世必有人
其面，可似人而不知竹竹其心者，吾謂之君子。

學如不及說

道不遠人，然求道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也，自繫心思，雖真積力久，惟日不足，常恐交一臂而失之，此學如不及之意也。天下有所謂不可及者，有所謂不及者，日月在漢，邱陵學山，此所謂不可及也。遺一篲而終輟，忽九仞而失泉，此所謂不及也。人之於學，如登天子，如學小乎，曰不如是，其難也，如是則可及也，苟謂可及而不以為難，則終輟失泉之患，必在其後，怠心乘之，而吾之于學果不及矣。故聖人之學，不肯以為難，不敢謂其易，自視闕然，亦曰如不及而已矣。惟如是，故天下後世不至於畏道而不求，亦不至於忽道而自怠。夫子大聖人也，其為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子集大成，而其言云：爾所以為中人法也。雖然，有師如夫子，有弟子如顏回，而回猶瞠若乎其後者，豈亦如不及之意歟？回而降，雖其高第，猶有自畫願息者，學之為道，嗚呼其難哉！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八

膠西趙鹿友先生鑿定

裔孫鄭世成梓

感雪竹賦

鄭子夜半聞風過庭竹。細響淅瀝寒入茵被。光在窻壁。晨興啟戶。四顧皓然。乃堦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受雪既多。壓而低者。竿拳曲以屬地。葉離披而附枝。心固虛而自若。根亦牢而不移。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頗見高標困絕之可悲。余乃呼童兮。假長鏡之巨柄。使盡力兮。擊修篁之凍壓。觀負荷兮。類積羽之將沉。忽奮起兮。信泥塗之可北。山文集卷之八賦

一

援。色娟々其復淨。節落落々以難合。寒梢一傳。所謂此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蓋其與蒲柳異類。松栢同條。遭玄冥之強梁兮。雖抑遏而謾屈。分嶰谷之餘燠兮。終備蠹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可在其直。復還舊觀。則又吟風而飄搖也。其在人也。初如蔽欺之隔君子。權勢之折忠臣。其窘迫而寒冷。則夫子之被圍。原憲之居貧也。終則如浸潤決去。朋黨遽消。其氣舒而體閑。則二竦之高引。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雲兮正同。靈兮未止。勿挾瀟々之勢。孰見倚々之美。在物猶然。人奚不爾。亦有窮卧偃塞於環堵之間者。誰其引之。使幡然而起。

秋雨賦 并引

秋雨踰旬門巷窮寂訟百愆之在身知再生之有德
中夜感而賦之

維歲庚午白露戒之前夕燃膏不繼于夜未央非風非雷
聲在四窓居士醉醒相半覺寐都忘橫枕聽之則秋雨之
至於西江也盧仝之屋雜然以鳴原憲之樞颯焉而入橐
駝之樹振舞而響動子猷之竹飄蕭而細集其初若有若
無類李祐入蔡州之肅後則若馳若驟如光武破王尋之
急少焉再作風松沸鼎山城百家想萬絲之斜濕居士耳
受心感坐而嘆曰辰角未見孰挽河耶然資以入土者宿
北山文集 卷之八 賦 二
種欲麥待以流脂者大田有禾收豐歲之美利壓厲氣之
偏頗薰嘉味於酒醴暢吾民之笑歌是皆助天地釀中和
子不敢以為多也為腹疾乎入蒼苔於陋室乎將望舒得
天澤之意而離于畢乎茲未必也化魚乎添柳耳乎將爪
爛文貝囊落青瑛之實乎抑又何足惜也雖溝畝之迅流
猶河伯之未溢子貧甚而門外無裹飯以來者知子桑之
病未十日也然則子何嘆曰嘆陰晴之遞見寒暑之易流
也君恩重而身已老知己厚而心莫酬行百里者信九
十之始半失桑榆者亦何時而可收雖使驟漂橫落者盡
為孤臣之淚猶不足以定痛故不若息群籟闌清夜庶子

悲之少休。

大易賦并序

觀如居士既取漢魏以來易學參訂其說竊拾餘意
撰窺餘十五卷每旦又陳易書案上徃復誦之

俗大易賦

風雨冥冥，爐香盡清，初夜濯以危坐，徐玩味于羲經，有奇
偶兮，探洛書之數，有肩足兮，具河圖之形，彼連山歸藏兮，
雖絕編之已久，吾文王孔子兮，尚端拜以猶生，祕七八而
勿示，著九六以通靈，極三才而盡變，鬱萬化以含精，得鬼
神以至理，發蟲魚之隱情，聖人謂象而用之，必有物也，故
有以萬有二千五百二十之數藏之於四十九莖，大矣哉
北山文集 卷之八 賦 三

槩其凡，雖曰潔靜精微，其教也，乃若挈天地蘊氣母者，要
不可以容聲，楊子雲之骨朽矣，孰弔之曰：此三大聖相授
之妙，而方州部家敢以準自名乎？吃魄不能對，有容出而
難予曰：子謂易不可談，則今之學古之學也。按隋經籍志，
自漢抵魏，費直古文之訓，康伯繫辭之作，鄭玄之易，王弼
之卦，合四家之法，已二十二卷，豈其皆糟粕歟？諸授業師，
探微抉隱，窺者稱聖，雄者折人，角河內女子，亦得以說卦
三篇補散落，子患言之多，曷不泛其浩，而守其卓也？予
曰：噫嘻，客孰知無跡則橐籥虛，窳多則渾沌鑿，字三寫而
烏焉不真，語再傳而唾剗皆錯，是以說象則義遺，論數則

象格。至有以龍為驪羊為羔，果蓏為果，墮是皆好奇之病。無病而進藥，又怪則五行傳會六情假託，如蛇下梁魚入索，一牛兩首，逆陳辛中，僅巫祝之相若，大抵春秋可以言災異，而談諧射覆，或流為東方朔也。客籍屈則拜而請曰：先生之易何如？曰：我知我愚，我戒我慧，寔擁腫之似，而罔象之比。中夜以興，未明而起，高揖聖賢，如忽相值。讀乾坤，知覆載之恩，推損益，洞盈虛之肯，恒則可亨，蹇則當止。謂中孚兮，則好爵之可縻，惟無妄兮，則勿藥而有喜，既遠實兮，斯為困蒙，劔考祥兮，天常視履，壯兮則為觸藩之羊，睽兮則見負塗之豕，危厲已熏於艮背，遲泥必成於懸尾，故

北山文集

卷之八

賦

四

折獄致刑者，豐之用，而赦過宥罪者，解之理。火在天上兮，當出門而同人，天與水遠兮，作事而謀始。飛鳥以凶兮，蓋山有雷，尚口乃窮兮，豈澤無水。泰兮則小往而大來，震兮則驚遠而懼迩，益戒顛頤，無忘戒趾，井念羸羸，鼎思出否。勿在旅以焚巢，將濟渙以奔机，卑以自牧，立不易方。然後藉用白茅而為御之至，吾之所得於易者，如斯而已。乃若兼收象義，精粗不棄，窺竊衆說，捨其餘意，翫藪同甘，莫分彼是集而藏之，所以備遺，忘於衰齡，教箕裘於不肖之裔，客勿視為京郎之細也。

觀如居士榜所寓為山齋有叟趨其下仰而笑曰名
何謂是翁號書生頃嘗寢玉階之方寸奉天威于咫尺
非山中之人今者囚竄正木偶因漂南冠而繫非
受山之時前有謝亭長之閣右乃見督郵之縣非居
山之地名何謂趨而出追問之不告觀如感而賦曰
予世居金華赤松之下深林豐草曠野平岡與而爽動而
藏初環翠以通幽鑿嵌巖于邃府忽數峯之拔起入寒翠
于穹蒼蓋初平叱石之處孝標讀書之鄉雖雲可耕也類
子真之谷口而盤之樂兮無李愿之太行矣有桑有麻有
梨有栗吾非耕而飽也則灌而搨也或無餌而釣寒溪或
北山文集 卷之八 賦 五

帶絰而鋤晚日不知芟製之異乎簪裾不知編茅而類乎
營窟桃飛花而送春雪擁門而入室所以鹿豕不驚烏鳥
相得益是山中之一物欺吾者曰為儒要當釋僞作賦可
以得官不牧羊而隨人燒尾何為守枯槁而遠長安也脫
如豹隱豈霧中許久猶未成乎一斑也蓋亦捨蜩飛之控
地觀鵬翼之垂天乎聞而甘之炙背食芹誠忘其陋不謂
沐猴之已冠也奈何草茅之性終在烟霞之窟不痊服勞
而力已朽願息而中愈頑雖侯與伯鵠且特而憂悲眩視
此心無一日不在乎山間果以滄浪不濯之身負數澤難
藏之垢大不足以禦魑魅之祥小不足以汙豺虎之口風

靜雷收。天高地厚。爰葺此居。使韜百醜。蓬蒿今隱前。松筠
今蔽後。湖光今蕩左。江聲今注右。賓客難過于高軒。書記
不通乎卜走。藜芻蒸藜。崎嶇截業。蓋蠻洞丁之所難。舜罪
戾者居之。不妨戴隆恩于崧岱。寄危根于培塿也。寂無人
聲。柴門晝扃。隅坐一窓。度秋林之策。如臨萬壑。聽風雨
之冥。掃庸神之滯困。對孤爨之餘清。盥瓶罍而小汲。雜
荼菴以同烹。間迷塗于貝葉。窺奧義于羲經。是皆追省愆
尤。收召魂魄。處陰休影之地。洒心修行之庭。彼何叟也。謂
吾小齋為無寔。而名。殊不知憂幽之病。既定于中。州縣在
旁。何落吾事。不須笏以拄頰。自披襟乎爽氣。故園之夢不
死。尚有望于終馬之計。

北山文集

卷之八

賦

六

10760

